

墨莊漫錄卷之一

宋淮海張邦基

僕以聞見慮其忘也書藏其篋歸耕山間遇力  
罷釋耒之壟上與老農憇談非敢示諸好事也  
其間是非毀譽均無容心焉僕性喜藏書隨所  
寓榜曰墨莊故題其首曰墨莊漫錄淮海張邦  
基子賢云

范蜀公乞致仕章四上未允第五章言臣所懷有可  
去者二謂言青苗不見聽一可去薦蘇軾孔文仲

不見用二可去章既上遂得請

張宣徽安道守成都眷籍娼陳鳳儀後數年王懿敏仲儀出守蜀安道祝仲儀致書與之仲儀至郡呼鳳儀曰張尚書頃與汝留情乎鳳儀泣下仲儀曰亦嘗遺尺牘今且存否曰迄今蓄之仲儀云尚書有信至汝可盡索舊帖吾欲觀之不可隱也遂悉取呈韜於錦囊甚密仲儀謂曰尚書以剛勁立朝少與多讐汝母以此黷公乃取書付鳳儀并書盡焚之後語安道張其感之王張姻家也

東坡在杭州州一日遊西湖坐孤山竹閣前臨湖亭上時二客皆有服預焉久之湖心有一綵舟漸近亭前靚粧數人中有一人尤麗方鼓箏年且三十餘風韻嫵雅綽有態度二客競目送之曲未終翩然而逝公戲作長短句云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朶芙蓉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煙歛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峰青

毗陵一士人姓常爲蟹詩云水清詎免雙螯黑秋老  
難逃一背紅蓋譏朱劬父子

范純仁堯夫丞相薨禮官諡曰忠宣考功鄧忠臣議  
曰每思捐身而開策常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  
而濟傾寧恤跋前而疐後又曰讒言亂國而明蔡  
確之無罪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莫  
敢言之時在偏州無所用之地義形正色憤激至  
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織羅直欲戒後世亂  
臣賊子之迷國徇公忘已爲國惜賢又曰父母之

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  
草芥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鵬坐隅已分賈  
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快浮雲之蔽趨節東歸  
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  
於道塗二云時論皆以爲允當崇寧初追奪元諡  
并定諡覆官並罰銅二年六月言者再論忠臣得  
官祠

東坡作儋耳山詩云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  
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叔黨云石當作作者傳寫之誤

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

王荆公書清勁峭拔飄飄不凡世謂之橫風疾雨黃魯直謂學王濛米元章謂學楊凝式以余觀之乃天然如此

武帝建安二十年冬十月始置名號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名號侯爵十八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此印決曹氏物也表舅唐愬端仲見之亦以予言爲然乃賦詩云關中金印豈秦關想見

風流漢已還大饗似書譙縣石蘭亭寧數會稽山空餘此日歸囊橐曾是當年雜珮環萬戶况將取如斗此章何足繫腰間後范左轄謙叔在方城以書求借舅氏不與也前

崇寧初旣立黨籍臣僚論元祐史官云初大臣挾其私忿濟以邪說力引僂浮與其厚善布列史職或毀詆先烈或鑿空造語以厚誣若范祖禹黃庭堅張耒秦觀是也或隱沒盛德而不錄若曾肇是也或含糊取容而不敢言若陸佃是也皆再謫降時

舊史已盡改矣

王鞏定國爲太常博士常從術士作軌革畫一堂廡庭中有明珠一枚旁置碁局未幾爲御史朱光庭所抨得補外

東坡在海外瓊州士人姜公弼來從學坡題其扇云

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

或作朱生

端合破天荒公弼求

足之坡云候汝登科當爲汝足後入廣被貢至京師時坡已薨乃謁黃門於許下子由乃爲足之云生長芸間已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

龍窟秀出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國朝宗室例除環衛裕陵始以非袒免補外官繼有登科者然未有爲侍從者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猷閣待制繼而子洎亦除八年又除子櫟宗室爲從官自伯山始然皆外任未有任禁從者紹興三年始除子晝侍郎皆子字也然其他字號未有也十八年始除不棄侍郎不字任禁從自德夫始

香泛釣筒萍雨夜綠搖花塢柳風春舒直信道詩也

信道清才而詩刻削有如此者又有云空外水光  
風動月暗中花氣雪藏梅又云宿雨閣雲千嶂碧  
野花弄日一村香又云萬壑水澄知月白千林霜  
重見松高皆警句也

韓駒子蒼詩云倦鵲遶枝翻凍影征鴻摩月墮孤音  
誠佳句也但太工矣

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責既還怏怏不平嘗內集  
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  
未灰浮休有慙色自是無復躁進意司馬朴之室

浮休之女也有詩在廊延路上一寺中一聯云滿  
目煙含芳草綠倚欄露泣海棠紅或云便是詠燭  
者

紹聖初逐元祐黨人禁中疏出當責人姓名及廣南  
州郡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而貶竄焉執政聚  
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之奇頴叔云劉某平昔人  
推命極好章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  
命好且去昭州試命一廻

杜子美玄都壇歌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

墨莊漫錄 卷一  
旗翻說者多不曉王母或以爲瑤池之金母也中  
官陳彥和言頃在宣和間掌禽苑四方所貢珍禽  
不可殫舉蜀中貢一種鳥狀如燕色紺翠尾其多  
長飛則尾開曩曩如兩旗名曰王母則子美所言  
乃此禽也蓋遐方異種人罕識者子規夜啼山竹  
裂言其聲清越如竹裂也

鄱陽胡詠之朝散生平好道元符初嘗於信州弋陽  
縣見一道人青巾葛衣神氣特異因揖而延之對  
飲道人指取大白滿引無算曰君有從軍之行去

否胡竦然曰當去蓋是時欲就熙河帥姚雄之辟  
也道人曰西郵方用師好去索紙書詩曰濟世應  
須不世才調羹重見用鹽梅種成白璧人何處熟  
了黃梁夢未回相府舊開延士閣武夷新築望仙  
臺青雞唱徹函關曉好卷游幃歸去來授詠曰爲  
我以此寄章相公且曰章相公好箇人又錯了路  
逕也詠叩其說但云未可立談詠問其姓名亦不  
肯言曰吾早晚亦遊邊可以復相見夜艾詠曰先  
生可就此寢曰吾歸邸中只在河下刀拂衣去明

日遣人往諸邸尋問皆云未嘗有道人因告縣令  
徧邑物色竟無曾見者詠至京師見王副車詵具  
告以此欲持詩謁子厚詵曰慎不可上方以邊事  
倚辦相公丞相得此必堅請去上必疑恠詰其所  
以然君且得罪詠以爲然徑趨姚慕從取青唐暨  
還闕則子厚已去矣他日子厚北歸聞有此詩就  
詠求之其真本已爲駙車奄有乃錄寄之子厚見  
詩歎曰使吾早得此詩去位久矣豈復有今日之  
事乎方詠之在邊日嘗至秦州天慶觀聞說呂先

生在此月餘近日方去矣問何以知其爲呂道士  
云道人去時適道衆皆赴隣郡醮道入顧小童曰  
吾且去借筆書壁候師歸示之小童辭以觀新修  
師戒勿令題浣乃曰煩貯火殿鑪吾欲禮三清而  
去旣而行殿後砌下有石池水甚清泚乃以爪畫  
殿壁留詩云石池清水是吾心漫被桃花倒影沉  
一到邽山空闕內消閑塵累七絃琴後題回字衆  
驚嘆以爲必呂翁也壁甚高其字非手可能及邽  
山卽秦山也詠思弋陽所遇有遊邊之約豈非



斯人歟此說予聞江元一太初云

宿州靈璧縣張氏蘭臯園一石甚奇所謂小蓬萊也  
蘇子瞻愛之題其上云東坡居士醉中觀此灑然  
而醒子瞻之意蓋取李德裕平泉莊有醒醉石醉  
則踞之乃醒也蔣穎叔過見之復題云荆溪居士  
暑中觀此爽然而涼吳右司師禮安中爲宿守題  
其後云紫溪翁大暑醉中讀二題一笑而去張氏  
皆刻之其石後歸禁中

姑蘇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蟠腹中穴每焚香置爐  
邊煙盡歸腹中久之冉冉復自蟾口噴出亦異物  
也

退之詩風能折黃莆露亦染梨腮魯直本亦作風稜  
露液又與興元宴集詩云莊漫華墨間墨當作黑  
華梁黑水惟梁州興元梁州也

吳安中少年時爲堠子詩云行客往來渾望我我於  
行客本無心喜爲人書之

李商隱錦瑟詩云莊周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  
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人多不曉

劉貢父詩話云錦瑟令狐綯家青衣亦莫能考瑟譜有適怨清和四曲名四句蓋形容四曲耳

唐子西嘗見桃李盛開而梅尚存數枝因作詩時張無盡天覺被召乃以詩投之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來何處無顏色不應尚有一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當嚴冬桃李未在交游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少年爭春風無盡大加稱賞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妹曾子宣內也有詞行於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

崇寧二年邦基伯父文簡公賓老自翰苑拜左丞而伯父倪老後除內相宣和八年文粹中自翰苑拜右丞而其季虛中除內相皆兄弟相代於北扉亦盛事也

廣陵先生逢原嘗爲暑熱思風詩云力卷雨來無歲早盡驅雲去放天高安有傳示王介甫嘆曰有致君澤民之志惜乎不遂也

逢原一日與王平甫數人登蔣山相與賦詩而逢原先成舉數聯平甫未及至聞仰躋蒼崖顛下視白

日徂夜半身在高若方駟箕尾居乃歎曰此天上語  
非我曹所及遂閣筆

襄陽有一曹掾不爲郡將所禮屢窘幾殆一日掾被  
召以詩上郡將而別之有云已覺目光在牛角未  
信鞭長及馬腹郡將嘉賞而愈嚙之

蔡元度魯公在位錫衣無窮而用度亦廣京師感慈  
寺修浮圖題三千無時有吳鍊師者丹陽人辟穀  
修養館於西園庵中後有隙地吳勸令蒔麥既獲  
頗厭狼籍公見之題詩於庵曰塔緣便捨三千貫

月俸無踰一萬緡却向西園課小麥老來顛倒見  
愁人

胡師文元質侍郎利州一日晝寢書室蹶然而興呼  
吏問曰適有人投訟牒曰稱吳伴姑吏曰無有斯  
須復夢如初既覺呼呼吏曰倅廳庖舍在何所其  
戶牖何向吏具白之卽命駕至彼率倅同觀指一  
隅命鋪發之不數尺得一婦人屍倒植水中衣履  
猶未敗蓋前倅子舍之婢因捶死瘞於此人莫知  
之因命具棺衾薦以佛事復夢婦人云今免倒形

以就安宅且將訴於貽云府矣感激而去高郵人徐伯通與直時爲館客相見此事

杜甫詩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楊州多不詳遜在楊州之說以本傳考之但言遜天監中爲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爲賓客掌書記室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幸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遜卒於廬陵王記室亦不言在楊州也及觀遜有梅花詩見於藝文類聚初學記云兔園標節物驚時最是梅御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

觀花遶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注臨邛杯應知早凋落故逐上春來余後見別本遜東海剡人舉本州秀才射策爲當時之冠歷官奉朝請時南平王殿下爲中權將軍楊州刺史望高右戚實曰賢主擁雪分庭愛客接士東閣一開競收楊馬左席皆啓爭趨鄒枚君以詞藝早聞故深親禮引爲水部行參軍事仍掌文記室云云乃知遜嘗在楊州也蓋本傳但言南平引爲記室畧去楊州爾然東晉宋齊梁陳皆以建業爲楊州則遜之所在楊州乃

建業耳非今之廣陵也隋以後始以廣陵名州

潤州蘇氏家書畫甚多書之絕異者有太宗賜易簡御書宋王大言賦并名真戒酒批答鍾繇賀吳滅關羽上文帝表王右軍答會稽內史王述書雪晴寄山陰張侯帖獻之秋風詞梁蕭子雲節班固漢史唐褚遂良模本蘭亭李太白天馬歌賀知章醉中吟張長史書逸人壁顏魯公進文殊碑讀李陽冰篆新泉銘末禪師真草千文齊已題贈並皆真蹟名畫則顧凱之雪霽圖望五老峰圖北齊舞鶴

圖閻立本醉道士圖吳道子六甲神薛稷戲鶴陳閔

蕃馬韓幹御馬戴嵩牛圖王維卧披圖邊鸞雀竹李將軍曉景屏風李成山水徐熙草蟲黃荃墨竹居寧翎毛董羽龍水劉道士鬼神刁處士竹石鍾隱乳兔物之尤異者有明皇賜蘇小許公四代相玉印贊皇父子石研石兔竹拂連理拄杖陳後主宮娃七寶束帶雷公斧珊瑚筆架玉連環皆希世之寶後皆散逸或有歸御府者今不知流落何處荆公退居金陵蔣山學佛者俗姓吳日供灑掃山下

田家子也一日風墮挂壁舊烏巾吳舉之復置於壁公適見之謂曰乞汝歸遺父數日公問幞頭安在吳曰父村老無用貨於市中嘗賣得錢三百千供父感相公之賜也公嘆息之因呼一僕同吳以元價往贖且戒苟以轉售卽不須訪索果以弊惡猶存乃贖以歸公命取小刀自於巾脚刮磨粲然黃金也蓋禁中所賜者乃復遺吳吳後潦倒竟不能祝髮以竹工居真州政和丙申年予嘗令造竹器親說如此時已年六十餘貧窶之甚亦命也

呂溫卿爲浙漕旣起錢濟明獄又發廖明畧事二人皆廢斥復欲網羅參寥未有以中之會有僧與參寥有隙言參寥度牒冒名蓋參寥本名曇潜因子瞻改曰道潜溫卿索牒驗之信然竟坐刑之歸俗編管兗州未幾溫卿亦爲孫傑鼎臣發其贓濫繫獄人以爲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綴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諸閣擲龍腦以辟穢過則以翠尾掃之皆聚無有遺者亦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物類相感也

中表錢涪子全穆父之孫蒙仲之子三歲喪父自少  
刻苦能立好學有節操何臬榜登科卽丁母艱及  
第十餘年未嘗到官試中學官除濟南府教授車  
駕駐蹕楊州有薦權國子博士者始入局叅謁長  
貳方茶疾作仆地輿歸一夕而殂竟無一日之祿  
惜哉命薄如此可爲奔走躁圖之戒

世傳宗室中昔有昏認

俗呼爲潑  
撒太尉

一日坐宮門見釘

校者亟呼之命僕取弊履令工以革護其首工笑  
曰非我技也公乃悞曰我認也誤呼汝矣適欲喚

一銅漏

俗呼  
骨路

者耳聞者大笑之

王黼將明盛時搜求四方瓌奇之物以充玩好有人  
以桃核半枚來獻中容米三四斗其間題詠之字  
滿矣李之儀端叔題云觀此桃則退之所謂華山  
十丈蓮信有之矣今不知存否也予嘗觀洽聞記  
云吐谷渾桃如大石甕豈非此桃也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墨莊漫錄卷之二

宋淮海張邦基

蔡條約之西清詩話云人之好惡固自不同杜子美在蜀作閬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予居此應從王逸少語吾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悶乎予以謂此時約之未契此語耳入方憂愁亡聊雖清歌妙舞滿前無適而非悶子美居西川一飯未嘗忘君其憂在王室而又生理不具與死爲隣其悶甚矣故對青山青山悶對白水白水悶平

時可愛樂之物皆寓之爲悶也約之處富貴所欠  
二物耳其後竄斥經歷崎嶇險阻必悟此詩之爲  
工也

東坡贈黃照道人詩云面臉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  
見來烏王立之詩話云元自見來皆俚語也杜子  
美詩云鑠石藤稍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坡句  
法此而謂之俚語立之未之思耳

建炎改元冬予閑居楊州里廬因閱太平廣記每遇  
予兄子章家夜集談記中異事以供笑語時子章

館客天長解養直剛中因言頃聞一異事云元符  
末年渭州潘原縣民方耕田有民自地間湧出耕  
者見之驚怛棄犁而走則斥逐擊之不得走執耕  
者及縣縣吏遇之輒毆縣吏吏皆散走見縣令馬  
敦古又毆令令亦走俄而仆於庭奄然一土偶人  
也視之則歲所嘗奉土牛傍所謂勾芒神者於是  
共昇出之未幾復有至者亦事皆同日十數至不  
能禦官吏皇恐令不敢復視事居若干日有物人  
類蓬首黑而脛肥降令舍莫知其所從來令罔測

廼曰爾無庸恐我爲爾盡食芒兒矣爾恭事我乃  
汛灑廳事之東室居之凡十餘人其長者自稱天  
神其次曰王褒李貴其餘有姓名有婦人二曰雲  
英月英日謹伺候供億其飲食嘗闔戶自竇中出  
入有所須召則其長者呼王褒李貴而令爲置吏  
門外爲傳呼事之甚嚴自是土恠不至民亦以其  
無他用止恠頗安焉令允德之久之提點刑獄程  
棠行縣問令所以室中遽呼曰王褒爲我傳語提  
刑適贈詩不省已得手置吏以告棠起立曰某適

至此已晚不敢見也所賜詩者實未得吏去復至  
曰詩在提刑汗衫上袒視之果然乃不敢復語相  
與遽起先是渭州都巡檢侯恩老矣其爲人剛方  
不撓好面折人一州號爲木強自聞見恠獨心常  
易之方棠巡按時恩如州界方奉迎從至縣恩以  
職事從在縣衙獨據胡牀坐廳事傍俄有物自東  
隅來階下兩手扳階基首與階平徐過恩坐恩徒  
手搏得之號掣不放觸其體若冰石有力能反曳  
人恩素有力一手捽其領揆左手著胡牀從之卒

不放至所謂恠室者兩足入戶內引恩手扞戶頗久乃放之一縣大驚令尤恐失舉止往來語曰都巡檢敗我事矣棠亦愈皇恐徘徊夜中不聞有聲棠乃歸宿於縣驛明旦棠感服至上謁令灑掃設香案以俟恩亦戎服將事謁入不出日高稍稍摩戶視闚其無人室中凝塵尺餘亦不見有人迹令猶愕曰竟爲都巡所悞禍至若何恩曰某以爲除害紀之矣何禍爲棠乃從令及恩共入視之廳壁間得細書一行云侯公正直予等謹退自後恠遂

兩絕侯公者開封人字澤之有子名傳爲天長巡檢常爲人言此曰某是時侍親渭上目所見也傳又曰今天長尉賈壇時亦侍其父在焉解生聞此事於巡檢後賈尉亦能言之又得程棠王褒李貴之姓名不疑尚有缺者皆幼不記也異哉異哉

杜子美秦州詩云馬驕珠汗落胡舞白題斜題或作蹄莫曉白題之語南史宋武帝時有西北遠邊有滑國遣使入貢莫知所出裴子野云漢潁陰侯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曰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

擊虜入滑此其後乎人服其博識予常疑之蓋白  
題其胡下馬捨之始悟白題乃胡人爲氍毹也子  
美所謂胡舞白題斜胡人多爲旋舞笠之斜似乎  
謂此也

周昕大夫居鄧州父中散卒數十年矣一夕昕妻夢  
中散如平生謂曰我且爲羊今在某氏屠肆五更  
卽死當速見贖烏頭者卽我也覺而語昕以爲夢  
中語勿信也斯須復夢於昕時以四更鼓亟遣僕  
推門以至屠家且問有烏頭羊否屠伯云適有一  
頭僕曰幸勿殺周宅欲售爲厭勝之用乃倍直牽  
歸視昕有喜色遂養之每昕自外歸徑趨懷中得  
食已如是者數年羊乃死

王定國寄詩於東坡荅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  
回真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公魏道輔見  
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祇是且權攝耳

仁宗嘗問孝肅包公拯歷代編戶多少之數公悉考  
以對以謂三代雖盛其戶莫得而詳前漢元始二  
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二千後漢光武兵革之

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未壽三年增至一  
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三國鼎峙版籍歲減才百  
四十餘萬晉武帝平吳之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  
千八百南北朝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  
文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  
唐初戶不滿二百萬高宗永徽元年增至三百八  
十萬明皇天寶十三年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  
五十四自安史之亂乾元已後僅滿一百二萬武  
宗會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降及五代四方未據大約各有數十萬太祖建隆  
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開寶九年  
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太宗至道二年增至  
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天禧五年  
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  
宇以來天聖七年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  
十九慶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  
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萬四千四百三十四拯以  
謂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拯又

又言蚩蚩之生聚蕃息衰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關  
陶化明主知其然也必薄賦歛寬力役救荒歛三  
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此乃陛下日慎  
一日以致其盛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祇二  
帝之盛矣宣和乙巳十二月四日夜讀公奏錄節  
出嗚呼盛德之語哉

梓州織八丈潤幅絹獻宮禁前世織工所不能爲也  
茄根并枝暴乾燒作灰爲香煤甚奇能養火延夕予  
嘗自製鼻觀香有一種蕭灑風度非閨幃間惱人

破禪氣味也其法用水沉香一兩屑之取榧楂液  
漬之過一指之曰泣其液降真香半兩以建茶開  
品二錢七作漿漬一日以濕竹紙五七重包之火  
煨少時丁香一錢鮮極新者不見火玄參二錢鮮  
去塵埃密燭令香真茅山黃連香一錢白檀香三  
錢麝半錢婆律一錢焰硝一字俱爲細末濃煎皂  
角膠和作餅子密器收之燒暗極慢火題跋最爲  
難事惟東坡山谷題徐熙畫菜云士大夫不可不  
知此味不可使斯民有此色唐來鵬有觀懺會夫

人詩云回眸綠水波初起合掌白蓮花未開嘉祐  
中有王末年者娶宗女求舉於竇卞楊繪得監金  
耀門書庫末年嘗置酒延卞繪出其妻間坐妻以  
左右手搦酒以飲卞繪謂之白玉蓮花盃可謂善  
體物者也然意亦取鵬之詩云

江南李後主常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  
情漸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游多謝長條似相  
識強垂煙態拂人頭想見其風流也扇至今傳在  
貴人家

浴中花工宣和中以藥壅培於白牡丹如玉千葉一  
百五玉樓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淺碧色號歐家碧  
歲貢禁府價在姚黃上嘗賜近臣外廷所未識也  
方亞夫幾仲興化軍人五至省闈皆不捷嘗夢廷試  
而無試卷甚惡之晚以八行舉詔免廷試賈安宅  
榜唱名排入第一甲以通直郎終

崇寧中初興書畫學米芾元章方爲太常博士奉詔  
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繼以所藏法書名畫來  
上賜白金十八笏是時禁中萃前代筆蹟號宣和



御覽宸翰序之詔丞相蔡京跋尾芾亦被旨預觀  
已而出知無爲軍復召爲書學博士便殿賜對詢  
逮移晷因上其子友仁楚山清曉圖旣退賜御書  
畫扇各二遂除春官外郎人以爲榮十八笏蓋戲  
之耳

宣和癸卯平江朱勔採石太湖鼇山得一石長四丈  
有奇廣得其半玲瓏嵌空竅穴千百非雕刻所能  
成也并郡宅後池光亭臺上白公檜世傳白樂天  
手植也創造二大舟費八千緡以獻時常潤間河

渠淺澀重載不前乃先繪圖以聞宸翰賜石名神  
運昭功敷慶萬年之峰時人莫不目擊余時初至  
吳中亦獲一觀是秋方至京師置於良嶽

田衍魏泰居襄陽郡人畏其叻謠曰襄陽二害田衍  
魏泰未幾李豸方叔亦來郡居襄人憎之曰近日  
多磨又添一豸

都尉王詵爲王定國畫煙江疊嶂圖東坡作詩所謂  
江上愁心千疊山者定國死其子由以畫貨與高  
郵富人茅生以獻章獻或云禁中

喻陟明仲睦州人持節數部政績藹著雅善散隸尤  
妙長笛每行按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快作數弄  
殊風流蕭散也常有馬上吹笛詩云云寄張芸  
叟和寄云越客思歸黯不平閑持長笛寫秦聲羨  
君氣海如斯壯博我詞鋒孰敢爭江上梅花開又  
落隴頭流水咽還驚豈知不寐鰥魚眼獨坐山堂  
對月明又手帖云舜民已三請外若得西道一局  
再記舊德便冀掃榻更需洗水晶杯也水晶杯明  
仲珍惜物非佳客不出故芸叟戲云

壽春村農晚耕於野每見青雀五枚翔集桑上毛羽  
紺翠天明卽見心頗異之一日偶拈石擊之正中  
其一隕地視之乃青銅雀已折矣因於其下斲  
之不數尺得銅香爐蓋上一雀四足而闕其一  
矣後爲方會給事家所得工製簡樸亦無他異  
魏泰道輔自號臨漢隱君著東軒雜錄續錄訂誤詩  
話等書又有一書譏評巨公偉人闕失明曰碧雲  
駸取莊獻明肅太后垂簾時西域貢名馬頸有旋  
毛文如碧雲以是不得入御閑之意嫁其名曰都

官員外郎梅堯臣撰實非聖俞所著乃泰作也  
襄邑義塘村出一種瓜大者如拳破之色如黛味甘  
如蜜餘瓜莫及頃歲貢之以其子蒔他處卽變而  
稍大味亦減矣

康節邵先生堯夫在洛中嘗與司馬溫公論易數推  
園中牡丹云某日某時當毀是日溫公命數客以  
觀日向午花方穠盛客頗疑之斯須兩馬相躡絕  
街斷轡自外突入馳驟欄上花果毀焉嘗言天下  
不可傳此者司馬君實章子厚爾而君實不肯學

子厚不可學也臨終焚其書不傳祇以皇極經世  
行於世

唐暨潛亨質肅公猶子余母之舅也早退隱居襄陽  
著春秋政典以周官定臧否鄒志完爲序娶陳氏  
蜀人令德純茂尤工文章大觀中先君爲郡學官  
代還時以詩送別余母一云念別每驚蒐流年多  
病身惟我延陵子情真意更親分携無淚盡望遠  
起愁新老眼將何暖音書不厭頻二云雪意亂江  
雲江梅漸放春鴈歸人去後愁與歲華新榮路君

方振園居我豈貧惟余憂我念相憶莫沾巾  
宣和間宮中重異香廣南篤禱龍涎亞悉金顏雪香  
褐香軟香之類篤禱有黑白二種黑者每貢數十  
觔白者止三觔以瓠壺盛之香性熏漬破之可燒  
號瓠香白者每兩價值八十千黑者三十千外廷  
得之以爲珍異也又貢異物圓如龍眼實色若綠  
葡萄號貓兒眼睛能息火燃炭方熾投之卽滅又  
云能解蠱毒之藥前世所紀異物多矣未聞此種  
也

荔枝皮不可燒其香可燒蟲

瑞香花其香清婉在餘化上窠株少見大者襄陽唐  
素舅家一株向澗一丈二三尺婆婆如蓋下可坐  
胡牀趙岍季西知襄陽欲取之竟不與也兵火之  
後不復存焉豈歸闔苑耶李居仁大夫嘗言舒州  
山中深岩間附石生一株高二三丈下可坐十客  
不可移也今浙中以丁香本接者芬芳極短不如  
天生者其香漚鬱清烈也不十年卽瘦悴就稿矣  
顧臨子敦爲翰苑每言趙廣漢尹京有治聲使我爲

之不難當出其上子瞻戲曰君作尹須改姓顧曰  
何姓曰姓茅喚作茅廣漢

禹餘糧石形似多恠礪礪百出或正類蝦蟆中空藏  
白粉去其粉可貯水作研滴出鼎州祇闍山者多  
此類他亦有之然不及也長老祖 曇穎說

黃魯直謂荀中令喜焚香故名縮砂湯曰荀令湯朱  
雲喜直言切諫苦口逆耳故名三稜湯曰朱雲湯  
任夢臣任四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卧病不起家  
四壁立二女賢甚趙清獻公守成都率僚屬以俸

助之二女辭不受力拒之二云豈敢以此汚先君之  
清德趙倅成伯篤意勉之遂納於公宇之東廡既  
行以元物若干榜於門壁付之守禦吏無毫髮所  
損二女潔如此文章議論士夫所不逮也後數年  
清獻皆以子姪妻之

蘇頌子容丞相博學無所不通熙寧十年爲大遼生  
辰國信使在虜中適遇冬至時本朝曆先北朝一  
日北朝曆後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算術  
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

墨莊漫錄 卷二  
若踰數刻卽屬子時爲明日矣曆家布筭容有遲速或先或後故有一日之異然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人深以爲然遂各以其日爲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近時傳一書曰龍城錄云柳子厚所作非也乃王鉉性之僞爲之其梅花鬼事蓋遷就東坡詩月黑林間逢編袂及月落參橫之句耳又作雲仙散錄尤爲恠誕殊悞後之學者又有李歆注杜甫詩及注東坡詩事皆王性之一手殊可駭笑有識者當自

知之

黃寔師是弟宰方叔坐上書譏訕事下御史時相欲寘極典中丞盧航彥濟乞降元書看諱時禁中已焚其書有旨令宰執臺諫析其言有二云蔡京姦邪用之誤國童貫閹官祇可灑掃宮廷不宜預廟謀密筭刪去謗訕之語遂得寬貸時相猶忿欲寘決彥濟復爭之迺流海島後數年定武帥梁子美奏邊事云某事乞依黃寔知本州日申明徽宗忽顧左右曰寔有弟今在何處近臣奏先因上書得罪

流海島卽日内批與量移後遇赦放還獲終於家  
張稚圭元老荆公客也爲江東漕攝金陵府事嚴酷  
鮮恕喜與方士游門下嘗數客一日行郡圃老卒  
項繫念珠公曰汝誦經乎卒曰數息爾公異之呼  
至室內問其所得論養生吐納內丹皆造精微又  
曰運使平生殊錯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爲子孫  
福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此曹特覲公賄耳公曰  
能傳我乎卒曰正欲授公然須今夜半潛至某室  
當以傳公初亦難之不得已許焉旣歸與魚軒劉

議之劉曰不可公以嚴毅人素苦之夜中獨出事  
有不測奈何太夫人微聞之潛頌其寢室音不得  
出黎明視事衙校報守園卒是夜四更跌坐而化  
公大悵惋數月感疾遂卒

舒信道謫居四明幾二十年獨以詩爲樂常得句云  
春禽得意千般語澗草無名百種香自喜之旣而  
曰此聯可入箋注不可以示人遂改去不用之

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亦噬  
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

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春吾豈不知子夜術耶道士駭惶而退

予友人相訪指案間荆公日錄曰僕不喜閱此書予問其說客曰凡稱上曰某事如何則言予曰不然凡稱某事予曰如何則言上曰極是此尤可笑也

濠州州宅含桃閣下因斲土得一石匣始疑中藏金玉開之得巨編數帙乃陳留鄭向所述五代開皇

紀三十卷乾興元年向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為郡守瘞此書於閣下中有銘曰自朱矯命終紫遊位二十四年一十三帝興亡行事魚貫珠綴瘞藁於斯如地之利此書亦行於世

山谷先生作蘇李畫枯木道士賦云懼夫子之獨立而矢來無鄉乃作女蘿施於木末婆婆成陰與世宴息而嘗以矢來無鄉問人少有能說者後因觀韓非子有云矢來有鄉鄉方也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



備之

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

備之則體無傷故彼

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

言君亦當盡備於臣等所

防疑則姦絕也

山谷用事深遠此點化格也不知者豈知其工云

其工云

王逢原作假山詩云鯨牙鯤鬣相摩粹巨靈戲撮天

凹突舊山風老狂雲根重湖凜脫秋波骨我來謂

恠非得真醉揭碧海瞰蛟窟不然禹鼎魑魅形神

顛鬼脅相撐揆夏倪均父爲予言此詩奇險不蹈

襲前人韓退之所謂惟陳言之不死者非筆力豪

放不能爲也

范致虛謙叔與蔡元長相迂久處閑散宣和初自唐

州方城召還提舉寶錄宮未幾執政時元長以五

日一造朝居西第廼與謙叔釋憾一日觴於西園

主禮勤渥元長作詩見意云一日趨朝四日間荒

園薄酒願交驩三峰崛起無平地二派爭流有激

湍極目榛蕪惟野蔓忘憂魚鳥自波瀾滿船載得

圭璋重更掬珠璣洗眼看三峰二派雖皆園中景

蓋有激而云時罷政未久王黼靈素師成輦方威

也

揚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植柳  
一株謂之歐公柳公詞所謂手種堂前楊柳別來  
幾度春風者薛嗣昌作守相對亦種一株自榜曰  
薛公柳人莫不唾之嗣昌既去爲人伐之不度德  
有如此者

漢宮香方鄭康成注沉香二十四銖著石蜜複湯

鬻

銅鐵黃皆病香

以指嘗試能飲甲則已

南海賈胡貴一種香木未如蜜

房色澤下

以寒水炭四焙之青木香十二之一可

酌損之雞舌香以其子勿以其母

青木香明二錢

合擣如

糜

沉水得鬻益煙黃而氣薄

投初鬻蜜中媿使相悅闕以黃整

蜜隙培不津地蕘之 月中許出之投龍腦六銖

麝損半一爐注如茨子薰鬻鬻畧聞百步中人也

今太官加蜜鬻紅螺如麝外家効之以珠贖

此方魏泰道輔強記面疏

以示洪炎玉父意其失古語其後相國寺庭中買  
得古葉子書雜抄有此法改正十餘字又一貴人  
家見一編號古粧臺記數字甚妙予恐失之因附  
於此

予在揚州一日獨遊石塔寺訪高僧坐小室中僧於骨董袋中取香如茈許注之覺香韻不凡與諸香異似道家嬰香而清烈過之僧笑曰此魏公香也韓魏公喜焚此香乃傳其法用黑角沉半兩鬱金香一錢一字麩炒丁香一分上等蠟茶一分碾細分作兩處麝香當門子一字右先點一半茶澄取清汁研麝漬之次屑三物入之以餘茶和半盞許令衆香蒸過入磁器有油者地窖窖一日荆公志華甚吳夫人令蔡元度詣茅山謁劉混康問

狀劉曰公之病不可為已適見道士數十人往迎公前二人執幡幡向有字若金書然左曰中函法性右曰外習塵紛元度自言如此或者又云荆公臨薨頗有陰譴恠異之事與此不同未知孰是世傳呂公得道之士唐僖宗時進士能作詩傳者僅百首往往賣墨世間毗陵士人姓邵忘其名善談易衆請講於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褰幃直入邵惡之掩卷而問曰何來曰賣墨耳適聞講易至小畜其說非是邵驚遽揖之坐墨者脫履置

墨莊漫錄 卷二  
案上取墨一丸曰此墨價十千一坐皆笑墨者納  
履取硯滌之試墨置日影中貯墨而出曰抵暮復  
來當知十千非貴也邵且笑且駭少頃視硯墨之  
所濡徹底爲黃金與日影相耀邵惋恨不已必呂  
公也

廣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雛而雌爲貓所斃雄啁哳久  
之翻然而逝少選一雌偕來共哺其子明日有雛  
墜地至晚羣雛畢死取視之滿吭皆卷耳實蓋爲  
雌所毒也嗟乎禽自嫉其前雛一至於此而終不

悟悲夫

墨莊漫錄卷之二 終

墨莊漫錄

卷二

二十



墨莊漫錄卷之三

宋淮海張邦基

明州士人陳生失其名不知何年間赴舉京師家貧  
治行後時乃於定海求附大賈之舟欲航海至通  
州而西焉時同行十餘舟一日正在大洋忽遇暴  
風巨浪如山舟失措俄視前後舟覆溺相繼也獨  
相寄之舟人力健捷張蓬隨風而去欲莖魚腹者  
屢矣凡東行數日風方止恍然迷津不知涯涘蓋  
非常日所經行也俄聞鍾聲春容指顧之際見山

川甚邇乃急趨焉果得浦漉遂維石近岼陳生驚悸稍定乃登岼前有徑路因跬步而前左右皆佳木蒼蔚琬禽鳴弄行十里許見一精舍金碧明煥榜曰天宮之院遂瞻禮而入長廊幽閒寂無謹譁堂上一老人據牀而坐龐眉鶴髮神觀清臞方若講說環侍左右皆白袍烏巾約三百餘人見客皆驚問其行止告以飄風之事惻然憫之授館於一室懸錦帳乃饌客焉器皿皆金玉食飲精潔蔬茹皆藥苗極其美而不識名老人自言我輩皆中原

人自唐末巢寇之亂避地至此不知今幾甲子也中原天子今誰氏尚都長安否陳生爲言自李唐之後更五代凡五十餘年天下泰定今皇帝趙氏國號宋都於汴海內承平兵革不用如唐虞之世也老人首肯嘆嗟之又命二弟子相與遊處因問二人此何所也老人爲誰曰我輩號處士非神僊皆人也老人唐丞相裴休也弟子凡三等每等一百人皆授學於先生者復引登山觀覽崎嶇而上至於峻極有一亭榜曰笑秦意以秦始皇遣徐福

求三山神藥爲可笑也二人遙指一峰突兀于霄  
峰頂積雪皓白曰此蓬萊島也山脚有蛟龍蟠繞  
故異物畏之莫可犯于也陳生留彼久之一日西  
望浩然有歸思口未言也老人者微笑曰爾乃懷  
家耶爾以夙契得踐此地豈易得也而乃俗緣未  
盡此別無復再來矣然爾既得至此吾當助爾舟  
楫一 至蓬萊登覽勝境而後去遂使其舟倏已至  
山下時夜已暝曉見日輪晃曜傍山而出波聲先  
騰澎湃澎湃聲若雷霆赤光勃鬱洞貫太虛頃

之天明見重樓複閣輦飛雲外迨非人力之所爲  
但不見有人居之唯瑞霧葱蘢而已同來處士云  
近世常有人迹至此羣仙厭之故超然遠引鴻濛  
之外矣唯呂洞賓一歲兩來卧聽松風耳乃復至  
老人所陳生求歸甚力老人曰當送爾歸山中生  
人獲甚大多如人形陳生欲乞數本老人曰此物  
爲鬼神所護惜持歸經涉海洋恐貽禍也山中良  
金美玉皆至寶也任爾取之老人再三教告皆修  
心養性爲善遠惡之事仍云世人慎勿卧而語言



爲害甚大又云楞嚴經乃諸佛心地之本當循習之陳生再拜而辭復令人導之登一舟轉盼之久已至明州海次矣時元祐間也比至里門則妻子已死矣皇皇無所之方悔其歸復欲求往不可得也遂爲人言之後病而狂未幾而死惜哉予在四明見郡人有能言此事者又聞舒信道常記之甚詳求其本不獲乃以所聞書之

睦寇方臘未起之前一年歙州生麟卽死後十日州人葉世寧夢乘麟而登山山東北有洞乃舍麟而

登入二武士執而問之世寧以實對且言幸得放還當有重報一武士笑曰誤矣吾卽歙州某橋南停紙朱慶也與子不熟頗識其面此洞有三堂四室試令子觀之遂引而前中堂垂簾曰此堂待陳公文帳堆壅吏不敢登左堂簾捲其半慶曰天符已差羅浮天王居此諸司往迓矣旣昇有牌牌有三字世寧惟記一定字右堂無簾上有衣紫袍曳杖而行吏數十輩隨之二武士止世寧立世寧熟視卽尚書彭公汝礪也遽出拜之公勞之曰近到

饒州否曰去歲到饒州公無恙公何以至此公曰  
吾位高不當治獄以吾最知本末故受命至此汝  
何能來也世寧驟對乘洞前石馬而來公曰獸今  
安在二武士趨出曰介獸誤取去公曰杖之百朱  
慶者唯而出一武士領世寧欲去世寧曰願一觀  
四室不敢泄於人公逡巡首肯一吏持鑰而下引  
世寧往開東室有十餘人露首愁坐竹器數十封  
鑰甚固旁有金帶十餘條持鑰者復開一室架大  
水於兩楹之間有官者九人亦露頂蹲踞其上見

人皆泣下持鑰者未嘗少佇世寧請入他室持鑰  
者曰西有貴臣闈人及前唐後唐未具獄囚法嚴  
不可輒近言未既忽有聲如雷震見巨蛇自屋東  
垂首而下火舌電目口鼻氣出如煙世寧懼而走  
持鑰者曰東將入西室矣此類甚多豈可近耶世  
寧因問何以至是曰吁吾姓嚴前唐宦者親見當  
時中官勢盛士人知有中官不知有朝廷吾私竊  
笑而薄之有能言中官太盛者吾必起嗟嘆嘗聞  
近代亦然業力所招也世寧不盡記大畧如此復

往謝彭公則堂已虛矣世寧不敢問心動求出持  
鑰者復曰吾在此司無過卽世後凡三領江淮要  
職此事了則吾爲地下主者矣汝到人間爲吾誦  
金光明經具疏燒與嚴直事吾能報汝世寧拜辭  
獨與武士出洞見朱慶騎麟自山頂來下而揖世  
寧撫麟乃石也慶曰山高不可陟遵河甚徑煩語  
慶家人蘄黃間卜居甚善鄉中當大亂慶亦自以  
夢報得子言當信而不疑也一武士曰金光明經  
亦望垂賜得免追取之勞幸矣世寧曰仍爲公等

設醮及水陸二人以手加額世寧曰此洞何名慶  
曰洞名金源司名其凡四字世寧不曉而問之忽  
失足墜河而寤汗浹背病瘖三日而愈其後歛人  
稍稍聞之

宣和改元楊州學吏嚴清晝寢夢人叩門呼之清一  
手挈帽以趨見植牌於康莊清不暇讀斯須入一  
門兵衛森然吏引造庭鞠躬曰嚴清至清戰汗伏  
不能拜自上擲一巨板縱橫萬釘布如碁局斜倚  
於階傳呼令上一人袞冕而坐紫衣侍左朱衣侍

右清竊視之袞冕者乃前太守劉尚書極也朱衣者兩浙運副劉何也尚書問清茶鹽法更張否對曰清學吏耳茶鹽法所不知又問學法更張否對曰仍舊但近日興建道學遂命朱衣取簿令清自閱其姓名每葉大書一人姓名鄉里其下有細書若功與過一有識者中一葉乃清姓名細書極少尚書曰後十旬汝當來此又命紫衣導清過西壁以手排之壁間見衆罪人雜老幼男女或血污其衣帶繫其頸悲哀愁苦幽咽墮淚可畏可憐紫衣

復導清出尚書曰汝當治此獄俟取某人及淮南鹽香提舉黃敦信清逡巡攝衣循板而下吏以手招清使出清過舊路仰視其牌書曰辨正司既寤言其事於教官錢耜良仲時黃俟使一路氣焰赫然未幾盛怒間暴得疾一夕而卒清後卧病果死楊人多知之予數詢鄉人乃得其詳

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也元祐癸酉歲納之嘗爲詩云天風吹月入欄杆烏鵲無聲子夜閒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時朝華年十

九也後三年少游欲修真斷世緣遂遣朝華歸父  
母家貧以金帛而嫁之朝華臨別泣不已少游作  
詩云月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  
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朝華既去二十餘日  
使其父來云不願嫁却乞歸少游憐而復取歸明  
年少游出俸錢唐至淮上因與道友論議歎光景  
之遙歸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亟使人走  
京師呼其父來遣朝華隨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  
却重來此度分携更不迴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  
孤塔自崔嵬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  
書記此事未幾遂竄南荒去

歐陽文忠公與韓子華吳長文王禹玉同直玉堂嘗  
約五十八歲卽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過限七  
年方踐前志作詩寄子華曰俗諺云也賣弄得過  
裏其詩曰人事從來無處定世塗多故踐言難誰  
知潁水閒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劉貢父詩話云文士用事誤錯雖爲缺失然不害其  
美杜甫詩云功曹無復漢蕭何按光武紀帝謂鄧

禹曰何以不據功曹又曹參嘗爲功曹云鄴侯非也貢父之意直以少陵誤耳然前漢高紀云單父人呂父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注孟康曰主吏功曹也然則少陵用此非誤也第貢父偶思之未至耳

嘉州凌雲寺大像記韋臯文張綽書其碑甚豐字畫雄偉頃於瀋義榮處見之

閬州州治大廳梁間有一函書前後人莫敢取視者有一太守之子必欲開之人勸之不從竟取之乃三國蜀時斷一大辟案文耳復置舊所未幾守遂死

河南縣尉司印前後相傳不敢開匣開必境內有盜起但以一水朱記用代行移新舊官交易但易匣之封耳商州州治廳角有一刻成壓角石兔以碧紗籠護之吏輩獻紙錢者堆積焉人不敢正視吏輩輒視者必遭刑

積甚憚之云夜卽相馳逐

於圃中三事皆聞之耿宗醇彥純云

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甚喜之盼能學公書得其彷彿公嘗書黃樓賦未畢盼竊効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畧爲潤色不復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書也

崔鷗德符穎昌陽翟人元祐中畢漸榜登科不汲汲於仕宦宣和中監西京洛南稻田務時中官容佐掌宮鑰於洛鄆僚事之惟恐不及惟德符不肯見

之容極銜之德符一日送客於會節園時梅花已殘與客飲梅下已而容奏陳以會節園爲景華御苑德符初不知也明年暮春復騎春馬從老兵徑入園中梅下哦詩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林間小憇藉清影低顰啄微酸故人不復見春事今已闌繞樹尋履迹空餘土花斑徘徊而去次日容見地有馬跡問園吏吏以崔對容怒其輕已遂劾奏鷗徑入御苑以此罪廢累年靖康初起爲左正言未幾卒贈直龍圖閣歸葬邾城詩文甚高

墨莊漫錄 卷三  
東坡爲翰苑元祐三年供端午貼子有云上林珍木  
暗池臺蜀產吳苞萬里來不獨盤中見盧橘時於  
粽裏得楊梅每疑粽裏楊梅之句玉臺新詠徐君  
蒨吳內人夜坐守歲詩酒中喜桃子粽裏覓楊梅  
今人未見以楊梅爲粽徐公乃守歲詩楊梅夏熟  
歲暮安有此果豈昔人以乾實爲之耶東坡以角  
黍爲午日之饌故借言之耳

無錫惠山泉水久留不敗政和甲午歲趙霆始貢水  
於上方月進百樽先是十二樽爲水式泥卵置

泉亭中每貢發以之爲則靖康丙午罷貢至是開  
之水味不變與他水異也寺僧法皞言之

北京壓沙寺梨謂之御園其栽接之故先植棠梨木  
與棗木相近以鶯梨條接於棠梨木上候始生枝  
條又於棗木大枝上鑿一竅度接活梨條於其中  
不一二年卽生合乃斫去棗之上枝又斷棠梨下  
幹根脉卽梨條已接於棗本矣結實所以甘而美  
者以此頃又見北人云以胡桃條接於柳本易活  
而速實



章聖時煉丹一爐在翰林司金丹閣日供炭五秤至熙寧元年猶養火不絕劉表心仲之父被旨裁減百司此一項在經費之數有旨罷之其丹作鐵色詔藏天章閣張忠定公安道居南都煉丹一爐養火數十年丹成不敢服時張芻聖民守南都羸瘠殊甚聞有此丹堅求餌之安道云不敢吝也但此丹服火之久不有大功必有大毒不可遽服聖民求之甚力乃以一粒如粟大以與之且戒宜韜藏慎勿輕餌聖民得之卽吞焉不數日便血不止五

臆皆糜潰而下竟死云二事聞之劉延仲

官和間有旨蘇軾追復職名特衛仲達達可當行詞因戲之云達可宜刻意爲此詞蓋須焚黃耳聞者莫不大笑

許道寧京兆人少亦業儒性頗跌宕不羈畫山水法李成獨造其妙可與管丘抗衡亦工傳神每見人寢陋者必戲寫貌於酒肆識者皆笑之爲其人毆擊之碎衣敗面而竟不悛後遊太華見其峰巒巖峩峩始有意於山水清潤高秀穠纖得法不愧前人

墨莊漫錄 卷三  
矣杜祁公帥長安道寧恃其技犯公公怒捕之道  
寧懼欲竄避或謂道寧曰杜公嚴毅汝乃干犯汝  
將何之雖走夷狄必獲汝矣時种師誼守環州道  
寧乃往投誼杜公聞之笑曰道寧真善自爲謀者  
乃貽書种公俾善遇之在環歲餘乃歸環學從祀  
弟子乃道寧所作筆也予舅吳順圖有道寧畫終  
南積雪圖八幅真絕品也亡於兵火惜哉長安涼  
榭大屏向亦道寧所作殊奇偉也

晁無咎謫土山過徐州時陳無已廢居里中無咎置  
酒出小姬娉娉舞梁州無已作減字木蘭花長短  
句云娉娉裊裊芍藥稍頭紅樣小舞袖低回心到  
郎邊客已知金樽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  
休白髮簪花我自羞無咎嘆曰人疑宋開府鐵石  
心腸及爲梅花賦清艷殆不類其爲人無已清通  
雖鐵石心腸不至於開府而此詞已過於梅花賦  
矣

元祐六年七夕日東坡時知揚州與發運使晁端彥  
吳侔晁無咎大明寺汲塔院西廊井與下院蜀井

二水較其高下以塔院水爲勝

玫瑰油出北虜其色瑩白其香芬馥不可名狀用爲  
試香法用衆香煎煉北人貴重之每報聘禮物中  
祇一合奉使者例獲一小罌其法秘不傳也宣和  
間周武仲憲之使虜過磁州時葉著宣遠爲守祝  
周云回日願以此油分餉旣反命以油贈之葉云  
今不須矣近禁中厚賂虜使遂得其法煎成賜近  
臣色香勝北來者婦翁蔡京新寄數合且云公還  
朝必有取者今反獻一合周亦不受也北人方物

不過一合貴惜如此而貴近之家贈遺若此之多  
足知其侈靡之甚也

蔡肇天啟久官京師日有藪澤之思常於尺素作平  
岡老木極有清思因授李伯時令於餘地加遠水  
歸鴈作扁舟以載天啟及題小詩曰鴻鴈歸時水  
拍天平岡老木尚寒煙付君餘地安漁艇乞我寒  
江聽雨眠伯時嬾不能竟他日王漁之彥舟取去  
以示宗子令戡卽取筆點染如詩中意天啟見之  
愛其佳後天啟汎舟宿橫塘遇雨閉篷而卧夜分

不寢聞歸鴈聲因復爲詩云平野風煙入夢思殷  
勤作畫更題詩扁舟卧聽橫塘雨恰遇江南歸鴈  
時此畫後入貴家予嘗見之渺然有江湖之思  
晁無咎作慶州使宅記黃魯直云大爲佳作蘇明允  
作成都府張公安道畫像記魯直讀之云司馬子  
長復出也王逢原作過唐論介甫云可方賈誼過  
秦論不及而馳騁過之

裴鉶傳奇載成都古仙人吳彩鸞善書小字嘗書唐  
韻鸞之今蜀中導江迎祥院經藏世稱藏中佛本

行經六十卷乃彩鸞所書亦異物也今世間所傳  
唐韻猶有旋風葉字畫清勁人家徃徃有之

建炎庚戌二月二十五日虜兵陷平江府兩浙宣撫  
使周望移軍退保崑山縣泊舟馬鞍山下湖邊吏  
方用印忽有風旋轉入舟印與文移盡卷墮水相  
視駭愕使水工探之不獲望懼北兵之來襲也欲  
亟走屯惠通鎮爲失印所撓留吏求之吏禱於馬  
鞍山神曰靜濟侯者曰苟不獲且將得罪必焚廟  
而行縣宰亦懼乃作堰捍水以踏車涸之畚插如

雲鑿數尺始得之已淪於泥中矣

頃有一士人每於班列中好與秘閣諸公交語好事者戲目之爲館職裏行

李薦方叔祭東坡文有云阜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兵部郎中莫卞居場屋日因是浙漕夢人就旅邸報姓莫人作狀元卞出迎之乃云名儔非卞也時卞已投卷是舉登科明年得子因名儔後二十四年儔作大魁卞對賀客言之

朱勗喪父作黃錄醮請茅山道士陳亦夷字彥真拜章回得報應但見金甲神人扶劍叱云朱勗父子罪惡貫盈上天不赦汝焉得爲拜章彥真不敢言於勗私爲親密者道不踰三年勗敗

李去僞紹聖初知通州靜海縣至夜卽入一室判冥外人皆聞訊問枷鎖聲因目爲李見鬼去替密邇會集同官出二子拜縣尉陳噩噩不敢當乃云去僞老矣不及見公之貴若長子儔雖自成立不能遠大次子僖異日與公有恩契當令今日先識面

耳衆皆罔測政和初璽爲司勳郎官主銓試文僖  
中乙授西京偃師簿又三年爲璽婿果符恩契之  
言璽終徽猷閣待制僖終朝請大夫儔登科未及  
祿而卒

崇寧間平江府天平山白雲寺有數僧行山間得葷  
一叢共煮食之至夜發吐內三人急取鴛鴦草藤蔓而生  
啖遂愈其二人不噉者吐至死鴛鴦草藤蔓而生  
黃白花對開傍水依山處處有之治癰疽腫毒尤  
妙或服或傳皆可蓋沈存中良方所載金銀花又

曰老翁須者本草名忍冬

山谷詩云爭名朝市魚千里予向諸學士魚千里多  
云此齊民要術載范蠡種魚尹法池中作九墩然  
初無千里字心頗疑之後因讀關尹子云以盆爲  
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不窮也  
乃知前輩用事如此該博字首有來處

坵行李質人材魁岬磊落甚偉徽廟朝欲求一人相  
稱者爲對竟無可儷當時同列目爲察隻子京師  
俚語謂無對者爲察隻建炎三年擢權殿帥

蘇黃門子由薨於許下王鞏定國作挽詞三首其一  
云憶昔持風憲防微意獨深一時經國慮千載愛  
君心坤道存終始乾綱正古今當時人物盡惆悵  
獨知音注云元祐中議冊后宣仁御文德殿發冊  
公語余密告呂丞相微仲母后御前殿茲不可啓  
微仲明日留身宣仁詔宮中本殿發冊時人無知  
者二云已矣東門路空悲未盡情交親踰四紀憂  
患共平生此去音容隔徒多涕淚橫蜀山千萬疊  
何處是佳城注云公前年寄書約予至許田曰有

南齊翠竹滿軒可與定國爲十日之飲此老年未  
盡之情也其二云靜者宜膺壽胡爲忽夢楹傷嗟  
見行路優典識自情徒泣巴山路終悲蜀道程弟  
兄仁達意千古冬垂名注云公與子瞻嘗泊巴江  
夜雨相約伴還蜀竟不果歸今子瞻葬汝公歸眉  
王祥有言歸葬仁也留葬達也右三詩予在高郵  
於公之子處見其遺藁因錄之皆當時事今公之  
後邈然家集不復存惜其亡也因附於此

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叔原有類

乞兒般漆椀叔原戲作詩云生計唯茲椀般擊豈  
憚勞造雖從假合成不自埏陶阮杓非同調顏瓢  
庶共操朝盛負餘米暮貯藉殘糟幸免墻間乞終  
其澤畔迹挑宜筇作杖捧稱葛爲袍儻受桑間餉  
何堪并上糟綽然真自許噓爾未應饕世久輕原  
憲人方逐子敖願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



墨莊漫錄卷之四

宋淮海張邦基

山谷作釣亭詩有云影落華亭千尺月夢通岐下六  
州王上句蓋用華亭船子和尚詩云千尺絲綸直  
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  
載月明歸下句蓋用文王夢呂望事然六州王事  
見毛詩漢廣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疏云言南國  
則一州也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故雍梁荆豫徐  
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山谷用事深遠其

工如此可爲法也

王禹玉丞相寄程公闕詩云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  
玉觥照東西樂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  
杯其對甚新也

陳輔輔之丹陽人能詩荆公深愛之嘗訪建康楊驥  
德逢留詩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  
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  
之笑謂曰輔之罵君作尋常百姓也

東京城北有祆廟

祆廟

祆神本出西域蓋胡神也與

大秦穆護同入中國俗以火神祠之京師人畏其  
威靈甚重之其廟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爲祝  
累代矣藏先世補受之牒凡三有曰懷恩者其牒  
唐咸通三年宣武節度使令狐給令狐者承相綯  
也有曰溫者周顯德三年端明殿學士權知開封  
府王所給王乃朴也有曰貴者其牒亦周顯德五  
年樞密使權知開封府王所給亦朴也自唐以來  
祆神已祀於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繼其職踰二百  
年斯亦異矣今池州郭西英濟王祠乃祀梁昭明

太子也其祝周氏亦自唐開成年掌祠事至今其子孫今分爲八家悉爲祝也噫世祿之家能箕裘其業奕世而相繼者蓋亦甚鮮曾二祝之不若也鎮江府朱方門之東城上乃有祆神祠不知何人立也

本朝玉輅乃隋朝所造唐顯德中嘗修之凡三到泰山故張芸叟郊祀慶成詩云大裘依古制玉輅自隋傳

范忠宣公堯夫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半麵無異比方每日閉門餼餽不知身之在遠也

孫覲仲益尚書四六清新用事切當宣和中與家兄子章同爲兵部郎未幾子章出知無爲軍仲益繼遷言官自南牀亦出知和州時淮南漕俞嗣以無爲歲額上供米後時委知州取勘無爲當職官吏仲益得檄漫不省也置而不問亦不移文已而米亦辦子章德仲益以啓謝之仲益答之有云苞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人頗稱賞以爲精切也

許洛兩都軒裳之盛士大夫之淵藪也黨論之興指  
爲許洛兩黨崔鷄德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晝  
承君李彖方叔皆巳亥生並居穎昌陽翟時號戊  
巳四先生以爲許黨之魁也故諸公皆坐廢之久  
杜甫有云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之句說者但見  
古詩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意謂  
黃姑乃牽牛然不見其所出不曉黃姑之說故楊  
億大年荷花詩云舒女清泉滿黃姑別渚通劉筠  
子儀七夕詩云伯勞東翥燕西飛又報黃姑織女

期大年和云天孫已度黃姑渚阿母還來漢帝家  
皆用此事予後讀緯書始見引張平子天象賦云  
河鼓集軍以嘈雜噴張茂先李淳風等注云河鼓  
三星在牽牛星北主軍鼓蓋天子三軍之像昔傳  
牽牛織女見此星是也故爾雅河鼓謂之牽牛又  
古詩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  
卽河鼓也音訛而然今之學者或謂是列舍牽牛  
而會織女故於此析其疑又張茂先小家賦曰九  
坎至牽牛織女期河鼓石鍊注云河鼓星在牽牛

北天鼓也主軍鼓主鉞鉞李淳風云白昔相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者乃此星也予因此始知黃姑乃河鼓爲牽牛之別名昔人云開卷有益信然

杜甫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將適江陵詩四十韻其末有云五雲高太甲六月控搏扶之句鮑欽正鄧睿思范元實及世行所謂王原叔注者諸家皆不詳五雲太甲之義予讀唐子勃文集有大唐九隴縣孔子廟堂銘序云帝車遙指遁七

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載五雲於太甲雖使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雲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然則撫銅渾而觀變化則萬象之運不足多矣握瑤鏡而臨事業則方幾之湊不足大矣云云然則五雲太甲之義蓋爲玄象而言矣第未見其所出之書當俟博洽君子請問之惟西陽雜俎云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筆書之人謂之腹藁燕公嘗讀夫子學堂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

四庫全書 卷四  
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爲聖人當出華蓋已下  
卒不可悉然則五雲太甲一公燕公不知之况餘  
人乎

東北冬月寒甚夜氣塞空如霧著於林木凝結如珠  
玉旦起視之真薄雪也見睨乃消釋因風飄落齊  
魯人謂之霧淞諺云霧淞里霧淞窮漢置飯甕蓋  
歲穰之兆也曾子固之齊州有冬夜詩云香清一  
榻氍毹暖月淡千門霧淞亦又有霧淞詩云園林  
初日靜無風霧淞開花處亦同記得集英深殿裏

舞人齊插玉籠鬆蓋謂是也東坡在定武送曹仲  
錫詩亦云斷蓬飛葉落蒼沙祇有千林髮鬆花應  
謂王孫朝上國珠幢玉節與排衙亦謂此也霧淞

音夢 送 髮鬆皆同音

東坡自儋耳北歸臨行以詩留別黎子雲秀才云我  
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事遠遊  
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見不再見欲去且少  
留後批云新釀甚佳求一具理臨行寫此以折菜  
錢宣和中予在京相藍見南州一士人携此帖來

粗厚楮紙行書塗抹一二字類顏魯公祭姪文甚  
奇偉也具理南荒人錫鬯

劉安世器之在都下僧化成見之曰公在胞胎中當  
有不測驚危幼年復有惡疾幾爲廢人然卒無恙  
蓋器之父航赴官蜀中時母方娠遇棧道天雨新  
霽磴滑危甚忽石隕馬蹶夫人已墜崖下夫衆皆  
驚泣無復生望試使下瞰厓腹有巨木葛藟索結  
蟠屈如蓋落葉委積夫人安坐於上呼之卽應乃  
以衾幘懸繩而上了無所傷至官未幾而育器之

後十餘歲居京師苦赤目甚惡睛溢於外百醫莫  
差一日有客云某有一相識來調官畜惡目藥甚  
效昨日來別云已陛辭早晚卽行試遣人往求之  
持行李已出房云藥誠有之匆匆忘記在某篋中  
初發一篋藥乃在焉遂得之令以藥傅睛上軟帛  
纏護戒七日方開一傳痛卽止及開睛以內眸了  
瞭矣二事器之自爲劉憲中言

蘇陰和尚作穆護歌又地里風水家亦有穆護歌皆  
以六言爲句而用側韻黃魯直云黔南巴棘間賽

神者皆歌穆護其畧云聽唱商人穆護四海五湖  
曾去因問穆護之名父老云蓋木瓠耳曲木狀如  
瓠擊之以節歌耳予見淮西村人多作炙手歌以  
大長竹數尺剝去中節獨留其底築地逢逢若鼓  
聲男女把臂成圍撫髀而歌亦以竹筒築地爲節  
四方風俗不同吳人多作山歌聲怨咽如悲聞之  
使人酸辛椰子厚云欸乃一聲山水綠此又嶺外  
之音皆此類也

濟南爲郡在歷山之陰水泉清冷凡三十餘所如舜

泉爆流金線真珠洗鉢孝感玉環之類皆奇李格  
非文叔皆爲歷下水記敘述甚詳文體有法曾子  
固作詩以爆流爲趵突未知孰是

發運使淳化四年始建官馬六路轉輸於京師者至  
六百二十萬石通泰楚海四州煮海之鹽以供六  
路者三百二十餘萬石復運六路之錢以供中都  
者常不下五六十萬貫淳化四年以內殿崇班楊  
允武恭爲都大管勾江南諸州綱船般運鹽糧錢  
帛茶貨當時殿直蔡崇道供奉官劉全信同管勾



五年七月允恭授西京作坊使逐次添管職事乃立制置發運使額至乾興元年十二月文武官二員皇祐元年施昌言以天章閣待制充使自後多除兩制 統六路年額上供米六百二十萬石內四百八十五萬石赴闕一百三十五萬石南京畿送納淮南一百五十萬石赴闕二十萬石咸平尉氏五萬石大康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七十四萬五千一百石赴闕二十四萬五千石赴拱州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一百萬八千九百石赴闕二十萬石赴南京湖南六十五萬石盡赴闕湖北三十五萬石盡赴闕兩浙一百五十五萬石八十四萬五千石赴闕四十萬三千三百五十二石陳留二十五萬一千六百四十八石雍丘

東坡知徐州作黃樓未幾黃州安置爲定帥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俄貶惠州移儋耳竟入海矣在京師送人入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比歸果得提舉成都玉

局觀三事皆識也

京師五嶽觀後凝祥池有黃色蓮花甚奇他處少見本也

安惇處厚初謫潭州過儀真見客河亭有一丐者遽前自言有戲術願陳一笑安心異之欣然延禮丐者求一硯及素筆幅紙香爐乃取土以唾和呵之成墨矣又取土呵之悉成薰陸焚之芬馥乃研墨謂安曰吾不能書命小吏持筆題詩曰佳人如玉酒如酒醉卧鴛鴦帳裡頭咫尺洞庭君不到長生

不死最風流處厚讀之不曉自以無嗜欲久矣豈有佳人如玉醉卧鴛鴦之事乎且謂洞庭君不到是謂我不可仙矣遂謝丐者與酒一壺一飲而盡長揖而去安行將過洞庭之日被命鑄消官資放歸田里乃悟前詩之異丐者必異人也詩中似隱神僊秘訣人不曉耳

東坡自常州赴登州經過揚州石塔寺長老戒公來別東坡云經過草草恨萬一別石塔塔起立云這箇是磚浮圖耶坡云有縫答云若無縫何以容得

世間螻螻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也明日坡又作詩贈之云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照師我亦化身東漢去姓名莫遣世人知

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晚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正近峴公疑之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舟尾得皂條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顧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船主殺顧舟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豈鬼物銜冤而訴乎

文潞公丞相出鎮西京奉詔於瓊林苑燕餞從列皆預賦詩送行王禹玉詩爲內相詩云都門秋色滿旌旗祖帳容陪醉御扈功業迥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匣中寶劍騰霜鏑海上仙桃壓露枝昨日更聞褒詔下別刊名姓入周彝時以爲警絕曾絃伯容爲予言此詩第一句便見體面之大若非上公大僚詎敢於都門而張旌旗耶此餘人所不可當也白居易勿獻裴度丞相詩云聞說風情筋力

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禹玉用此事也

鎮江府甘露寺在北固山上江山之勝煙雲顯晦萃於目前舊有多景樓尤爲登覽之最蓋取李贇皇題臨江亭詩有多景懸窓牖之句以是命名樓卽臨江故基也裴煜守潤日有詩云登臨每憶衛公詩多景唯於此處宜海岼千艘浮若芥邦人萬室佈如棋江山氣象回環見宇宙端倪指點知禪老莫辭勤候迓使君官滿有歸期自經兵火樓今廢近雖稍復管繕而樓基半已侵削殊可惜也

王荆公退居金陵建宅於半山蓋自城至鍾山寶公塔路之半因以得名宅後有謝公墩乃謝安石居東山之所也荆公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其後公捨宅爲報寧寺寺今亦廢未復舊而墩巋然獨存

宣和二年睦寇方膺起幫源浙西震恐士大夫相與奔竄關注子東在錢塘避地携家於無錫之梁溪明年膺就擒離散之家悉還桑梓子東以貧甚未

能歸乃僑寓於毗陵郡崇安寺古栢院中一日忽  
夢臨水有軒主人延客可年五十儀觀甚偉玄衣  
而美鬚髯揖坐使兩女子以銅盃酌酒謂子東曰  
自來歌曲新聲先奏天曹然後散落人間他日東  
南休兵有樂府曰太平樂汝先聽其聲遂使兩女  
子舞主人抵掌而爲之節已而恍然而覺猶能記  
其五拍子東因詩記云玄衣仙子從雙鬟緩節長  
歌一解顏滿引銅盃効鯨吸低回紅袖作弓彎舞  
留月殿春風冷樂奏鈞天曉夢還行聽新聲太平

樂先傳五拍到人間後四年子東始歸杭州而先  
廬已焚於兵火因寄家菩提寺復夢前美髯者腰  
一長笛手披書冊舉以示子東紙白如玉小朱欄  
界間行似譜有其聲而無其詞笑謂子東曰將有  
待也往時在梁溪曾按太平樂尚能記其聲否乎  
子東因爲之歌美髯者援腰間笛復泮一弄亦能  
記其聲蓋是重頭小令已而遂覺其後又夢至一  
處榜曰廣寒宮宮門夾兩池水瑩淨無波地無纖  
草仰視鬼峩若洞府然門鑰不啓或有告之者曰

但曳鈴索呼月姊則門開矣子東從其言試曳鈴索果有應者乃引入至堂宇見二仙子皆眉目踈秀端莊靚麗冠青瑤冠衣彩霞衣似錦非錦似繡非繡因問引者曰此謂誰曰月姊也乃引子東升堂皆再拜月姊因問往時梁溪曾令雙鬟歌舞傳太平樂尚能記否又遣紫髯翁吹新聲亦能記否子東曰悉記之因爲歌之月姊喜見顏面復出一紙書以示子東曰亦新詞也姊歌之其聲宛轉似樂府昆明池子東因欲強記之姊有難色顧視手

中紙化爲碧字皆滅迹矣因揖而退乃覺時已夜闌矣獨記其一句云深誠杳隔無疑亦不知爲何等語也前後三夢後多忘其聲惟紫髯翁笛聲尚在乃倚其聲而爲之詞名曰桂華明云縹緲神清開洞府遇廣寒宮女問我雙鬟梁溪舞還記得當時否碧玉詞章教仙女爲按歌宮羽皓月滿窻人何處聲未斷瑤臺路子東嘗自爲予言之

王禹玉爲翰苑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召對葦珠殿時賜紫花墩令坐踰數刻方罷明年英廟上仙珪

皇朝詩林 卷四  
作挽詞有云曾陪蕊珠殿獨賜紫花墩蓋謂是也  
金釵雙捧玉纖纖星宿光芒動滿奩解笑詩人誇博  
物祇知紅豸味酸甜曾子固荔枝詩也白樂天荔  
枝詩曰津液甘酸如醴酪杜子美詩云紅顆甜酸  
祇自知故前詩譏二公也政和初閩中貢連株者  
移植禁中次年結實不減土出道君御製詩云玉  
液乍凝仙掌露絳紗初脫水晶丸蓋體物之工矣  
時羣臣皆應制焉

高郵禪居寺大殿佛髻珠一日爲盜竊去往來夜中  
不得出僧恠之曰汝往來何求曰欲求門以出僧  
指曰此門也又復他之竟不見也僧詰問具以竊  
珠爲對卽引盜納珠令投哀引咎乃識塗而去僧  
因杖拭佛供見座下有敗經腐爛狼籍鼠巢其中  
小鼠數枚尚未能走或少足或眇目欠尾者無耳  
者迨無一全形殊可恠也

王將明後房曰田令人者顏貌殊倫真國色也靖康  
改元正月將明死田自都携一婢竄至亳州居逆  
旅中郡知之爲拘管數月其家遣人迎歸蔡元長

後房曰武恭人亦妙麗不凡元長謫嶺表武在京師爲一使臣姓孫人所蓄乃携孫竄至南京亦爲郡所拘七月開封差人擒之送入京師時予適在二郡皆見之

錢塘僧淨暉子照曠學琴於僧則完全仲遂造精妙得古人之意宣和間久居中都出入貴人之門嘗得一舊琴修治之磨去舊漆三數重隱隱若有字痕重加磨礪得古篆霜鏽二字黃金填之字畫勁妙有法中官陳彥和以七百千得之別以馬價珠

爲徽白玉爲軫修成彈之清越聲壓數琴非雷氏未易臻此也靖康丁未辛道宗將趙萬叛九月二十八日陷鎮江府時彥和在京口挺身而走琴遂不携又宗室士儂立之時知南外大宗正亦在郡所服犀帶乃道君解賜淵聖淵聖解賜士儂者正透盤龍亦亡焉龍屈若飛翔之狀予嘗見之

郭熙河陽溫縣人以畫得名其子思後登科熙喜甚乃於縣庠宣聖殿內圖山水窠石四壁雄偉清潤妙絕一時自云平生所得極意於此筆矣熙能爲



遠景意趣益新畧不相雜亦名手也貴人家收熙  
一景山水二十四幅挂高堂上森然若在林壑間  
未易得也思後爲行制乃重資以收父畫欲晦其  
迹也

杜子美微意深遠考之可見如丹青引贈曹霸詩也  
有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說者謂  
帝喜霸之能寫真畫馬也故催金賜之而圉人太  
僕自歎其無補以蒙恩賚耳如此說則意短無工  
殊不知此畫深譏肅宗也考是詩始云先帝天馬

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  
閭闔生長風帝旣見先帝之馬當軫羨墻之念反  
含笑而賜金曾不若圉僕見馬能惆悵而懷先帝  
也又寄劉峽州伯華使君長篇尾句云江湖多白  
鳥天地亦青蠅人多指白鳥爲鷺非也按月令仲  
秋之月羣鳥養羞註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鳥蓋白  
鳥說者謂蚊蚋也又金樓子云齊威公卧於栢寢  
白鳥營饑而求飽公開翠紗之厨而進焉有知禮  
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長

噓短吸而食及其飽者腹爲之潰蓋戒夫貪也又  
詩人以青蠅刺譏然則公詩蓋言天下多貪譏之  
人耳

秦陵時蔡元長爲學士故事供貼子皇太后皇帝皇  
后閣各有詞諸妃閣同用四首而已時昭懷劉大  
后充貴妃元長特撰四首以供之有二十六宮人  
第一玉樓深處夢熊羆

荆公退居鍾山常獨遊山寺有人擁轂卒按膝據牀  
而坐驕氣滿容慢罵左右爲之辟易公問爲誰僧  
云押綱張殿侍也公卽索筆題一詩於扉云口嚙  
天憲手持鈞已是龍墀第一人回首三千大千界  
此身猶是一微塵

王洙原叔內翰常云作書冊粘葉爲上久脫爛苟不  
逸去尋其次第足可抄錄屢得逸書以此獲全若  
縫績歲久斷絕卽難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數冊錯  
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績之  
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宗悉令家所錄者作粘法  
予嘗見舊三館黃本書及白本書皆作粘葉上下

欄界出於紙葉後在高郵借孫莘老家書亦如此  
法又見錢穆父所蓄亦如此多用白紙作標硬  
黃紙作狹簽子蓋前輩多用此法子性喜傳書他  
日得奇書不復作縫續也

陝州大河南岍有物如鐵石狀謂之鐵牛舊有祠宇  
唐末封號順正廟大中祥符四年真宗祀汾陰幸  
其廟作鐵牛詩

泗州曾照寺僧伽塔建炎戊申二月二日災秀州華  
亭曾照寺亦以是日焚其塔亦甚雄盛可亞於泗

上也

西京進花自李迪相國始

杜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藕蓴鯽之奠蓴生於春  
至秋則不可食不知何謂而晉張翰亦以秋風動  
而思蓴菜蓴羨鱸膾鱸固秋物而蓴不可曉也

晁文元公迥深明理性嘗作七審於四威儀中嘗自  
考校以代曾子三省之義道力淺深自審方知一  
一切妄念能息否二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三一切  
觸境能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慎密否五一切黑

白減分別否六夢想之間不顛倒否七方寸之間  
得恬愉否予讀公所作內典諸書得此若有所省  
當書一座右石以警昏憤

張芸叟作鳳翔吳生畫記秦少游作五百羅漢圖記  
皆法韓退之之畫記俱無愧也

墨莊漫錄卷之四

終

墨莊漫錄卷之五

宋淮海張邦基

元豐五年狀元黃裳榜神廟御集英殿唱名至第三  
甲有暨陶者主師誤呼爲暨三呼之無應者蘇  
丞相頌時爲吏部侍郎侍立上顧頌頌曰當呼爲  
居衣切果應而出上曰卿何以知之出何書頌曰  
臣觀三國時吳有暨豔造營府之論恐其後也問  
陶鄉里乃建州人上喜曰果吳人褒諭再三大觀  
三年狀元賈安宅榜徽廟御集英殿唱名至第五

甲有甄徹者中書侍郎林摠彥振唱名呼甄爲諸  
延切徹自言姓甄之人切摠猶強辨之近侍皆笑  
繼而御史有言摠罷而出

神廟朝御馬有曰玉逍遙者蓋赭白也嘗幸金明池  
歸乘之

胡世將成公爲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與張燾子公  
同在後省一日胡將上馬忽內逼乃解衣登廁張  
戲之曰解衣脫冕而行舍人給事取急欲尋屬對  
無有其事後李彌大似矩當尚書知平江府似矩

常爲宣撫使趙九齡次張忽云子公之句吾有對  
矣可對棄甲曳兵而走宣撫尚書取尚書聞者莫  
不大笑且以爲的對蓋爲帥臣常爲賊所窘也

范文正公長子監簿純佑自幼警悟明敏過人文正  
公所料事必先知之善能出神公在西邊凡虜情  
幾事皆預遙知蓋出神之虜廷得之故公每制勝  
料敵如神者監簿之力也因出神爲人所驚自此  
神觀不足未幾而亡時甚少也公之族子閻彥之  
云

邦基外祖父吳豪字特起世家臨川其兄仕於唐州而亡因家江上治田於黃玉二坡遂以多貲聞侗儻尚義潛德不耀荆公夫人之同祖兄弟也荆公更新法心不喜之將授之官力辭不願自外祖死伯舅元順圖持門戶順圖蕭散風度雅意翰墨蓄法書名畫甚富烹茶焚香吟詩彈琴而隴畝漫不省也坐是東臯廢弛歲不暇給乃委仲舅兌悅圖治其隳敗悅圖孝友修愿調貧樂施有父風未幾多稼復如曩時歲收數萬斛公心持已無絲髮之

私輸載長兄房以聽出納悅圖奉太夫人盡子道待兄弟得怡怡之義四方親舊以貧促者存恤無厭臧獲咸無怨言鄉曲皆得其歡心宣和辛丑秋得病至冬不起視笥中衣無兩襲未嘗有一物私蓄也人始服其廉謹其京師調發科敷動以萬計適丁連歲旱歉悅圖憂家勤瘁鬱鬱感病其死數日姪芾夢悅圖云吾有詩爾其志之及覺憶其二句云春風陌上一杯酒回首家園事若何蓋悅圖雖死猶不忘家也悲夫

僧如璧乃江西進士饒節次子也少年嘗投書於曾子宣論新法非是不合乃祝髮更名尤長於詩嘗住數刹士夫大多與之游後改字德操咏花一聯云遂教天下無雙色來作人間第一春風味亦不淺又答呂居仁寄詩云長憶吟時對短檠詩成重改又雞鳴如今老矣無心力口誦君詩遶竹行居仁甚稱之

玉臺新詠梁沈約休文有六憶詩蓋艷詞也其後少有效其體者王全玉乃作宮體十憶詩李元膺重

見之愛其詞意宛轉且曰讀之動人老狂不能已

聊復效尤亦作十絕謂憶行憶坐憶飲憶歌憶書

憶博憶顰憶笑憶笑憶笑也其一曰屏帳腰支出洞房花

枝窄地領巾長裙邊遮定雙鴛小只有金蓮步步

香其二云椅上藤花闕面平繡裙斜綽茜羅輕踏

青姊妹頻來喚鴛履貪弓不意行其三云綠蟻頻

催未厭多帕羅香軟襯金荷從教弄酒春衫浣別

有風流上眼波其四云一串紅牙碎玉敲碧雲無

力駐晴霄也知唱到關情處緩按餘聲眼色招其



五云織玉參差象管輕蜀牋小研一作碧憲明袖

紗密掩噴郎看學寫鴛鴦字未成其六云小閣爭

籌畫燭低錦茵圍坐玉相欹嬌羞慣被諸郎戲袖

映春葱出注遲其七日漫注橫波無語處輕攏小

板欲歌時千愁萬恨關心曲却使眉尖學別離其

八云從來題目值千金無事羞多始見心乍向客

前猶掩歛不知已覺鉗窩深其九云泥嬌成困日

初長暫卸輕裙玉簫涼漠漠帳煙籠玉枕粉肌生

汗白蓮香其十二云宮衣流兒金縷犀釵梁水玉刻

鼓瑊眉間要點雙心手不管蕭郎只畫眉其情致

殊妍麗自非風流才子者不能作也

藏書之富如宋宣獻異文簡王原叔錢穆父王仲至

家及荆南田氏整陽沈氏各有書因譙郡祁氏多

書號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後皆散亡田沈二家

不肖子盡鬻之京都盛時貴人及賢宗室往往聚

書多者至萬卷兵火之後焚毀迨盡間有一二流

落人間亦書史一時之厄也吳中曾敏彥和賀鑄

方回二家書其子獻之朝廷各命以官皆經彥和

方回手自讐校非如田沈家貪多務得舛認訛錯也

平江自朱勔用事花木之奇異者盡移供禁御下至墟墓間珎木亦遭發鑿山林所餘惟合抱成圍或擁腫樗散者乃保天年建炎己酉冬洎庚戌春宣撫使周望留姑蘇諸將之兵斧斤日往樵斫俱盡棟梁之材折而爲薪莫敢誰何諸山皆童矣亦草木一時之厄耶

吳中魚市以斗計

一斗爲

松陵唱和皮日休釣侶詩

云一斗霜難換濁醪二云吳中買魚論斗酒卽稱觴其來遠矣然酒今已用升至市交及蔬反論觴土風不可革也

僧謂酒爲般若湯鮮有知其說者予偶讀釋氏會典乃得其說云有一客僧長慶中屈一寺呼淨人酤酒寺僧見之怒其麓暴奪餅擊栢樹其餅百碎其酒凝滯着樹如綠玉搖之不散僧曰某常持般若經須傾此物一盃卽諷詠劉亮乃將餅就樹盛之其酒盡落器中畧無孑遺奄然流啜斯須器瓠音

酣暢矣酒之度辭其起此乎

樂全先生張安道薨東坡時守潁州於僧寺舉挂參酌古今用唐人服座主總麻三月又別爲文往祭其柩蓋感其知遇也

王文公安石爲相日奏事殿中忽覺偏頭痛不可忍遽奏上請歸治疾裕陵命且在中書偃卧已而小黃門持一小金杯藥少許賜之云左痛卽灌右鼻右卽反之左右俱痛盃灌之卽時痛愈明日入謝上曰禁中自太祖時有此數十方不傳人間此其

一也因弁賜此方蘇軾自黃州歸過金陵安石傳其方用之如神但目赤少時頭痛卽愈法用新蘿蔔取自然汁入生龍腦少許調勻昂頭使人滴入鼻竅

舒信道敗荷詩云忍看夜影分殘月別送秋聲入晚風前輩云一羣之政觀於酒一家之政觀於壘蓋二物若善則其他可知矣

虜州緡雲縣簿廳爲武尉司頃有一婦人常現形與人接妍麗間婉有殊色其來也異香芬馥非世間

之香自稱曰英華或曰綠華前後官此者多爲所惑建炎中一武尉與之配合如伉儷同僚皆預其宴集慧辨可喜與尉料理家事自言我非妖不害於人尉以郡檄部兵至楊州時車駕駐蹕淮南英華亦隨而行至楊州南門不肯入謂尉曰天子之所門有守禦之神我不可入我從此而逝矣然君之行若復差往泗上禍卽至矣遂慘別而去尉至御營果令所部兵往泗州交割尉乃行未幾而北兵至遂不知存亡獨小史得脫而歸英華已死

至邑久俟矣其後有蔣輝遠永嘉人爲邑簿英華出如平時其家母妻不安之而歸輝遠獨在官所英華時復出現其來也香先襲人輝遠不少動心一日謂輝遠曰君索居於此妾欲侍巾櫛可乎而君介然不蒙盼顧亦木心石腹之人也輝遠曰汝宜亟反母相接也因齋戒具章奏欲禱天是夕復至曰君毋庸訴我某無所舍得一芘身之地不復出矣輝遠曰汝果爾吾爲汝立祠以祀如何華感激而去自是不復至輝遠越數日亦忘之時家有

素絲數束一旦其絲悉穿繫於窻牖連綿不可解  
輝遠因悟曰吾許汝立祠而渝約矣卽爲汝謀之  
乃於廳事之偏室塑像以祠香火明日其絲悉已  
成束若不經手者其恠遂絕予舊聞斯事後見處  
州士人所說悉同意其爲草木之妖也

龐寅孫待制一女有容色適毗陵胡道修甚雍睦數  
年後道修每夜卽有一婦人來同寢龐或聞其語  
言數詰問之道修笑而不答一夜道脩先就枕龐  
牽幔欲入其人自帳中出姿容妍麗自顧已不若

也龐亦不懼道修曰子見之否不必怒也我與尔  
同往訪之恍惚與道修同至一處如王侯第簾幙  
華煥廊廡間懸琉璃燈光奪目道修與龐方携  
手而行上堂有一人自屏後來乃向帳中所出之  
人也道修龐走從之相挽而去已而對飲堂上龐  
憤之亟欲走歸顧門宇悉閉鏞倉皇至一處見有  
斷垣乃大呼踰之而出恍然而寤蓋夢也明日道  
修曰昨宵爾胡不少留乃怒而遁耶自爾無可奈  
何時寅孫任發運使乃具舟楫迎其女弁壻至真

荆就醫召一道士能使物治病俾令治之道士以一木版一釘付龐戒令伺道修咳聲卽以釘釘其版如其言釘之道修大叫曰是甚道理亟來奪之龐懼爲所得擲版於河中時寅孫有館客在後舟見之卽以手招之其版遂流至船邊館客取之拔去其釘道修大笑道士悵惋而去卒不可療乃復歸毗陵不復爲恠也一日道修謂龐曰來日有人携一女子來求售可爲我得之慎勿斬其直而失之也明日果有一老媪携一村女來寢陋可駭道

修見之喜曰是矣乃以數千得之道修自是屢惑此婢甚歡而向之人不復至矣蓋是恠依附此婢之體而道修見之乃向之人耳龐竟離歸道修與此婢生男女數人亦無他恠待制之猶子溫孺潤甫言後問之胡氏信然

宣和間朱勗應奉進爲節度使子汝賢慶陽軍承宣使汝功靜江軍承宣使汝文閣門宣贊舍人弟勗閣門宣贊舍人汝翼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汝舟明州觀察使汝楫華州觀察使汝明榮州刺史孫締

繹約絢緯綬龔閣門宣贊舍人綽紳龔閣門祗候  
一時軒裳之盛未之有也靖康之初籍其家龔追  
奪悉竄嶺外

蔡君謨作福守日有一書生投詩來謁云遠入青青  
疊疊峰峰前真宰讀書宮半崑冷落高宗雨一枕  
淒涼吉甫風煙鎖豹眠閒霧露井凋鳳宿舊梧桐  
九龍山下英雄氣盡屬君家世胄中君謨異之尋  
令人伺其所歸至一山下忽不見四顧無人唯一  
社屋爾意其社神也

王荆公女適吳丞相之子封長安縣君者能詩嘗見  
親族婦女有服者帶白羅繫頭子者因戲爲詩云  
香羅如雪縷新裁惹住烏雲不放回還似遠山秋  
水際夜來吹散一枝梅其姑丞相魚軒李氏侍從  
徐宥之女也亦能文有詩云絮如柳陌三春雨花  
落梨園一笛風百尺玉樓簾半捲夜深人在水晶  
宮皆婦人有才思者可喜也

邦基從伯康孫字曼老時彥榜高科宰溧陽日晨有  
道士來謁授以藥二粒且以橡栗四十枚付之戒

墨莊漫錄 卷五  
曰此去千日當有大厄宜封識如法勿令妾婦見之庶緩急可爲備後至楊州遇母舅錢勰穆父携二侍姬來偶探藥囊而未及取尋而得疾取藥無有矣計其時正三年竟不起云

宣和戊戌冬予道由潁昌之汝墳驛壁間得廋正一明畧手題三詩其一云阿憐二十頗有餘秀眉豐頰冰瓊膚無端欲作商人婦更枉方尋海畔夫其二云阿梅笄歲得同歡懊惱情深解夢蘭鴛語輕清花裏話柳條弱嫩掌中看其三云淮源距襄陽

亭候逾十舍征鞍背繡幃雲雨 四夜雙艷盡傾城一姝偏擅價獨恚心輕誤許商人嫁初不曉其意是年至唐州外氏家因舉是詩邦人任喻義可云頃年明畧與郡之二營妓往來情好甚篤其一小字憐憐其一名梅時憐憐將爲大賈所納明畧旣去道過汝墳作詩蓋有所感也憐憐竟隨賈去方尋海畔夫用海上有逐臭之夫事譏之也

禁中舊有鴨脚子四本俗謂之銀杏大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所託陰隘無可



臨賞之所其一在太清樓之東得地顯敞可以就賞而未嘗著花也裕陵嘗臨觀而興嘆以爲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越明年一枝遂花而結實至十餘莖大可愛裕陵大悅命宴太清樓賞之分賜禁從有差迨次年則不復花矣中官帶御器械石璘者老於禁掖供奉常爲何正臣去非言之正臣嘗記是事且謂凡草木之華實蓋有常性人主者爲起一念乃能感格空壤使陰陽造化之功爲之巧順曲從以適其一時之所欲豈爲天子者凡一言動致穹高之鑒聽若影響之速耶由是觀之爲人上者使有宋景公之言時發於誠心則召應豈俟終日哉正臣所論如此邦基嘗以正臣之子遠子楚見其手書因復記之

翟三丈公異少年侍龍圖出守會稽時嘗賦猩猩毛筆詩甚奇妙何去非次韻和之云貌妍足巧語軀惡招廡廡賦形其人獸寧脫荆榛居肉嘗登俎鼎餉餽傳其腴失計墮醉鄉顛躓無與扶柔毫傳束縛航海歸仙癯浴質逸少池摘藻知章湖殺身固

有用賦芋從衆徂坐令宣城工無復誇栗鬚

宣城出栗

鼠須也文房甲四寶萬兔慙蒙膚數管友十年閉門

賦三都之子信豪邁嗜學每致劬未冠游膠庠已

推經行儒蓬山天祿閣崢嶸凌碧虛期予早登躡

舍校魯魚公巽之詩恨未見有綠毛龜詩皆少

年所作也

予在四明時舶局日同官司戶王璩粹昭郡檄往昌

國縣寶陀山觀音洞禱雨歸為予言寶陀山去昌

國兩潮山不甚高峻山下居民百許家以魚鹽為

業亦有耕稼有一寺僧五六十人佛殿上有頻伽

鳥二枚管巢梁棟間大如鴨頰毛羽紺翠其聲清

越如擊玉每歲生子必引去不知所之山有洞其

深周測莫得而入洞中水聲如考數百面鼓輦語

不相聞其上復有洞穴日光所射可見數十步外

菩薩每現像於其中粹昭既致州郡之命因密禱

願有所覩須臾見欄楯數尺皆碧玉也有刻鏤之

文為路如世間宮殿所造者已而復現紋如珊

瑚者亦數尺去人不遠極昭然也久之於深遠處

見菩薩像但見下身如腰而上卽晦矣白衣瓔珞了了可數但不見其首寺僧云頃有見其面者乃作紅赤色今於山上作塑像正作此色乃當時所現者三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間海舶至此必有所禱寺有鐘磬銅物皆雞林商賈所施者多刻彼國之年號亦有外國人留題頗有文采者僧云禱於洞者所視之相多不同有見淨餅者纓絡者善財者橋梁者亦有無所覩者洞前大石下有白玉晶瑩謂之菩薩石粹昭平生倔强至是頗信向云

唐人詩行役異鄉懷歸感嘆而意相同者如賈島云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竇鞏云風雨荊州二月天問人物顧峽中船西南一望雲和水猶道黔南有四千柳宗元云林邑山聯瘴海秋泔河水向郡前流勞君更問龍池地正北三千到錦州李商隱云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時共翦西窗燭却語巴山夜雨時皆佳作也

段承務者醫術甚精貴人奏以不理選受恩澤居宜

興非有勢力者不能屈致翟公異叅政居常熟欲見之託平江守梁仲謨尚書邀之始來乃日平江一富人病求段醫段曰此病不過湯劑數服可愈然非五百千爲酬不可其家始許其半段拂衣而去竟從其請復以五十星爲藥資段復求益增至百星始肯出藥果如其說而差段載其所獲而歸中途夜夢一朱衣曰上帝以爾爲醫而厚取賄賂殊無濟物之心命杖春二十勅左右牽而鞭之旣寤猶覺春痛令人視之有捶痕歸家未幾而死

東坡性喜飲而飲亦不多在黃州嘗以蜜爲釀又作蜜酒歌人罕傳其法每蜜用四觔鍊熟入熟湯相攪成一斗入好麪麪二兩南方白酒餅子米麪一兩半擣細生絹袋盛都置一器中密封之大暑中冷下稍涼溫下天冷卽熱下一二日卽沸又數日沸定酒卽清可飲初全帶蜜味澄之半月渾是佳酎方沸時又煉蜜半觔冷投之尤妙予嘗試爲之味甜如醇醪善飲之人恐非其好也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爲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

有舊者來于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  
瞻且云某有望內翰以一言爲助公徐曰舊聞有  
人貧甚無以爲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  
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無物以  
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  
漢文帝也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  
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  
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而有饑色饑於首陽之下  
無以應汝之求其人笑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  
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謂曰勸汝別謀於  
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爲人也故  
人大笑而去

梅摯公儀龍圖景佑初以段中丞知昭州昭號二廣  
煙瘴水土惡弱處公常爲說其畧云仕亦有瘴急  
催暴斂剥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  
不白此刑獄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  
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簿之瘴也有一  
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疚疚者必殞雖在輦下亦

墨莊漫錄 卷五  
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迺歸咎於  
土瘠不亦謬乎予讀此方慨然有感泣仕者當書  
於座右亦可爲訓也

世謂子瞻詩多用小說中事而介甫詩則無有也予  
謂介甫詩時爲之用比子瞻差少耳如酬王賢良  
松詩云世傳壽可三松倒此語難爲常人道壽倒  
三松見裴劍傳奇春日郊步云興盡無人楫迎汝  
却隨倦鵲歸隣春櫺迎汝見古樂府王獻之桃葉  
歌金陵西齋詩云童奴三倒頻瑠樹小研紅綾鬪

詩句小研紅綾見大業拾遺舒州云巫祝方說茶  
不救只疑天賜雨工開雨工見洞庭靈佑傳

微廟見研石有紋如眉者謂之眉子石東坡常作眉  
子石研歌極有適然等環可愛者東海宮聲應中  
有一硯尉氏孫宗鑑少魏舍人爲作銘襄城愁京  
兆燕北窻散黛東家翠羽稜稜筆鋒與此等伍胡  
不類子英氣妙語又日夕鋒旣去碧落方暮澹踈  
星之微明橫青霞之數縷想像沉寥夷猶毫楮俾  
子之文萬丈軒翥梁冀妻孫壽封襄城君作愁眉

啼泣詩云北窻朝向鏡錦帳復斜縈嬌羞不肯出  
猶言粧未成散黛隨眉廣胭脂逐臉生試將持出  
衆定得可憐名宋玉好色賦東家之子眉如翠羽  
用斯事也

杜子美有憶鄭南 玳詩云鄭南伏毒守瀟灑到天  
心殊不曉伏毒守之義守當作寺按華州圖經有  
伏毒寺劉禹錫外集有貞元中侍郎舅氏牧華州  
時予再忝科第前後由華觀諸陪登伏毒崑今世  
行本皆作守誤也

墨莊漫錄卷之六

宋淮海張邦基

本朝能書世推蔡君謨然得古人玄妙者當遜米元章米亦自負如此嘗有論書一篇及雜書十篇皆中翰墨之病用雞林紙書贈張太亨嘉甫蓋米老得意書也今附於此

論書云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况奇巧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是何等語或濫辭求工去法愈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爲溢辭吾書小



字行書有如大字惟家藏真時以跋尾間或爲之不  
以與求書者心旣注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  
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爲集古字蓋取諸  
家長處總而成之旣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  
何爲祖也江南吳峴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  
意吾小兒尹仁大隸題榜與之等又幼見尹知代  
吾名書碑及手書大字更無並門下許侍郎尤愛  
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命嗣尹夏之謂尹知也老杜  
作薛稷惠普寺詩云鬱鬱三八字蛟龍皮相纏今

有石本得而視之乃是勾勒倒收筆鋒畫畫如蒸  
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恠難狀以是論  
之古無真大字明矣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爲大字  
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  
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  
碑乃有真趣不陷醜恠真字其易惟有體勢難爲  
不如畫筭勻而勢活也字之八面惟尚真楷見之  
大小各自有分智未有八面已少鍾法丁道護歐  
虞始勻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以不及遠甚而爲醜

恠惡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書凡官告在世爲楮陸  
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  
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亦字自此肥開元  
以前古氣無復有矣唐人以徐浩比王僧虔甚失  
當徐浩大小一倫是猶吏楷也僧虔蕭子雲傳鍾  
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爲真卿  
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脉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  
展令大非古也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  
非已書也故必須真蹟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

使家僮刻字不會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惟  
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  
無做作凡俗差佳乃知顏出於楮也又真蹟皆無  
蠶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坐帖位有篆籀氣顏傑  
思也柳出歐陽爲惡醜恠札之祖自此世人始有  
爲俗書蓋緣時君所好其弟公綽乃不俗於其兄  
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怒張爲筋骨不知不  
怒張自有筋骨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  
唯楮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

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  
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如蒸餅大可鄙笑  
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  
及今余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  
之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摺之勢小字展令  
大大字促令小是張顛教顏真卿認論蓋字自有  
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  
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當  
展促也予嘗書天慶之觀天之二字皆四筆慶觀

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起氣自帶過皆如大

小一般雖有飛動之勢也書至隸與大篆古法大

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百物之狀活動圓健

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其雜書十篇云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

豈能垂世李邕脫子敬體乏纖濃徐浩晚年用力

過更無氣骨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

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此自有識者知之沈傳

師變格自有超世真軌徐不及也御史蕭誠書太

墨莊清錄 卷六  
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爲司馬係南嶽真君觀碑  
極有鍾王軌轍餘皆不及矣智永臨集書千文秀  
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真蹟自顛沛字起在唐林夫  
處他人收不及也

半山莊臺上故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學楊凝  
式書人尠知之予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

金陵幕山樓臺榜乃開蔚宗二十年前書想六朝宮  
殿榜皆如是智永硯心成曰乃 能到右軍若穿  
透始到鍾繇也可不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思澁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因思  
蘇之才桓公至洛帖字字用意相鈎連非復便一  
筆至到底也若旋安排卽虧活勢耳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貼乃秀潤生布置穩  
不俗險不恠老不枯潤不肥變態真形不貴苦苦  
生怒怒生恠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字也病

顏魯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萬等古人書不如此  
學吾家多小兒作草字大段有意思

少存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茲古語也吾夢古衣冠人

墨莊漫錄 卷六 五  
授以指紙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却不曉蔡元  
度見而驚曰法何太遽異耶此公亦具眼人童子  
厚以真自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如排筭子然真  
草須有體制乃佳耳

薛稷書慧普寺老杜以謂蛟龍岌相纏今見其本乃  
如柰重兒搗蒸餅勢信老杜不能書也學書須得  
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爲一好縈之便不工也

海嶽以書學

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數人  
海嶽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  
得筆而少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  
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字

予嘗謂米公人物英邁鑒裁精高翰墨場中當推獨  
步平生所書遍於天下石刻中如青州南陽石橋  
記鄆縣京觀記無爲軍天王記連水軍數碑皆遠  
追鍾王寧獨今人所難唐人亦鮮及也蔡天啓爲  
公墓誌云舉止頡頏不能與世俯仰故仕數困躓  
冠服用唐人規制所至人聚觀之性好潔置水其  
旁數頽而不說未嘗與人同器視其眉宇軒然進  
趨檐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亦謂其米元章也  
云  
此迨實錄云

松陵唱和皮日休新秋卽事云酒坊吏到常先見鶴  
俸符來每探支註云吳都有鶴料案殊未詳鶴俸  
之說曾文彥和博學之士也知滁州有次韻趙仲  
美表弟西齋自遣詩云謫守淒涼卧郡齋夫君失  
意偶同來海邊故國渺何許城上新樓空幾迴寧  
羨一囊供鶴料會看千里躍龍媒清吟未免繁機  
慮只恐飛鷗便見猜註云唐幕府官俸謂之鶴料  
今歲敕頭所得止此仲美省試下故云彥和用事  
必有所據當更考之又宋宣獻有送黃秘丞倅蘇

臺云鶴料署文移黷場收賦筭此宣獻用皮日休  
所云吳郡事也

蔡仍子因之妻九院王家女也忽患瘵疾沉綿數年  
既死已就小歛時上皇宮中聞之曰惜其不早以  
陷水丹賜之今雖已死試令救之因命中使馳賜  
一粒時息氣已絕乃強灌之須臾遂活數日後而  
安但齒皆焦落後十五年方死

宋景文公詩曰蟹美持螯日魴甘抑鮓天用楊淵五  
湖賦云連瓶抑鮓

蔡丞相確持正常有治命遺訓云吾沒之後歛以平  
日閒居之服棺但足以周衣衾作壙不得過楚公  
塋時制棺前設一坐陳瓦器以衣衾巾履數事及  
筆硯置左右自初歛至於祖載襄塋悉從簡質稱  
吾平生毋煩公家毋干恩典毋受賻遺毋求人作  
埋銘神道碑二處但刻石云宋清源蔡某墓而紀  
塋之歲月於其旁可矣夫達人君子安於性命之  
際而不憂窮乎死生之變而不惑超然自得與道  
消息生以形骸爲寓死奚丘隴之念哉吾雖鄙薄

亦粗聞大道之方矣欲效楊王孫與沐德信則必  
傷汝曹之意又干矯俗之稱故命送終聊爲中制  
將使子孫近者視吾藏足以無憾遠尚及見吾墓  
道之石足以伸敬如是而已汝曹其遵吾言慎勿  
易也其字畫清勁高如六朝人書其言可法也又  
有雜書一篇云楚公時少年讀書於石梯山精舍  
布衣蔬食志趣超然其仕雖不達以清名直氣聞  
士大夫間陳恭公孫威敏公皆嗟嘆公所爲每爲  
公言潁川陳氏公慙卿卿慙長以德不以位也在

建陽八年去日不賚一串茶邑人思公至今不衰  
致仕居貧以席蔽戶誦詠猶不倦其清白淳亮其  
貧樂道汝曹能使人謂真楚公之子孫則善矣楚  
公名黃裳故任太子右贊善大夫致仕忠懷公之  
父也

文潞公爲相日赴祕書省曝書宴令堂吏視閣下芸  
草乃公徃守蜀日以此草寄植館中也因問蠹出  
何書一坐默然蘇子容對以魚豢與畧公喜甚卽  
借以歸

主帥取青唐時大軍始集下寨治作壕塹鑿土遇一  
壙得一琉璃餅瑩徹如新餅中有大髑髏其長盈  
尺餅口僅數寸許不知從何而入主帥命復處之  
斯亦異矣

近世墨工多名手自潘谷陳瞻張谷名振一時之後  
又有常山張順九華朱覲嘉禾沈珪金華潘衡之  
徒皆不愧舊人宣政間如關珪關瑱梅鼎張滋田  
守元曾知睢亦有佳者唐州桐栢山張浩製作精  
緻妙法甚竒舅氏吳順圖每歲造至百觔遂壓京



都之作矣前日數工所製好墨者往往韜藏至今  
存者尚多予舊有此癖收古今數百笏種種有之  
渡江時爲人疑篋之重以爲金玉竊取之殊可惜  
也今尚餘一巨挺極厚重印曰河東解子誠又一  
圭印曰韓偉昇膠力皆不乏精采與新製敵可與  
李氏父子甲乙也士大夫留意詞翰者往往多喜  
收蓄唯李格非文叔獨不喜之嘗著破墨癖說云  
客有出墨一函其製爲璧爲瓦爲手握凡十餘種  
一一以錦囊之託曰自李氏始也

子作墨絕世後二十一年乃有李承晏又二十年有  
張遇自是墨無繼者矣自吾大父始得兩丸於徐  
常侍鉉其後吾父爲天子作文章書碑銘法當賜  
黃金或天子寵異則以此易之余於是以兩手當  
心捧硯惟謹不敢議

余惟用薛安潘谷墨

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不知所謂廷  
珪墨者用之當何如也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請其  
說甚辨余曰噓余可以不愛墨矣且子之言曰吾  
墨堅可以割然余割當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

以置水中再宿不腐然吾貯水當以盆盎不用墨也客復曰余說未盡凡世之墨不過二十年膠敗輒不可用今吾墨皆百餘年不敗余曰此尤不足貴余墨當用二三年者何苦用百年墨哉客辭窮曰吾墨得多色凡用墨一圭他墨兩圭不迨余曰余用墨每一二歲不能盡一圭徃徃失去乃易墨何嘗苦少墨也唯是說刷碑印文書人乃常常少墨耳客心欲取勝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雖然使其誠異他墨猶足尚乃使取研屏八雜

錯以他墨書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因恚曰天下奇物要當自有識者余曰此正吾之所以難也夫碯砮之所以不可以爲玉魚目之所以不可以爲珠者以其用之才異也今墨之用在書苟有用於書與凡墨無異則亦凡墨而已焉烏在所寶者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實用而眩於虛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也吾安可以不辨於墨文叔詞翰之好乃不喜於墨此不可曉故并載之

近時士大夫學佛者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迹者皆是談慈悲而行若蜂蠆乃望無上菩提吾之未信梁武帝之奉佛可謂篤矣至捨身為寺奴宗廟供麵牲乃築浮山堰灌壽春欲取中原一夕而殺數萬人其心豈佛也哉

揚州呂吉甫觀文宅乃晉鎮西將軍謝仁祖宅也在唐爲法雲寺有雙檜存焉猶當時物也劉禹錫有詩云雙檜蒼然古貌奇含煙吐霧鬱參差晚依禪客當金殿初對將軍映畫旗龍篆界中成寶蓋鴛

鴛瓦上出高枝長明燈是前朝燭曾照青青年少時吉甫家居時檜尚依然李之儀端叔用夢得詩韻云故迹悲涼古木奇相公庭下蔚相差霜根半露出林虎畫影全舒破賊旗寶界曾回鋪地色節旄遠映插雲枝劉郎風韻知誰敵儒帥端能表異時建炎兵火樹遂亡矣予後到鄉里訪其遺迹不可得矣

李端叔云樂毅論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視之乃樂毅論石刻覆於下也而已斷裂

墨莊漫錄 卷六  
矣遂載歸完理緝綴積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故  
世之傳布皆止於海宇則其碎而不可緝者良可  
惜也端叔之說如是予又嘗見一本在章申公家  
聞今尚存是唐人臨本不知卽高紳所得者否或  
別本也

白樂天作長恨歌元微之作連昌宮詞皆紀明皇時  
事也予以爲微之之作過白樂天之歌止於荒淫  
之語終篇無所規正元之詞乃微而顯其荒縱之  
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諷爲優也其詞有云上

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馮欄杆立樓上樓前盡珠  
翠炫轉燄煌照天地又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  
無煙宮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  
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  
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又云飛上九天歌一聲二  
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徧梁州徹色色龜茲轟錄  
續李暮靡笛傍宮墻偷得新翻數般曲又云平明  
大駕發行宮萬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  
楊氏諸姨車闕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

山過云祿山以天寶十四載反於漁陽陷東京

則幸連山時乃十三載也巡幸而諸弟諸姨悉扈

從百司供頓亦擾矣念奴名妓也帝歲幸華清時

巡東洛有司潛遣隨行以備宣喚而每爲諸王所

邀致方寒食火禁而中夜宮中張樂不已聲聞於

外遣中官傳呼追覓念奴特呼然燭於街衢呼叫

於靜皆不可以訓既終夕墮樂黎明六飛又復西

去王者慎動當如是乎此詩深譏其荒淫無度也

是歲帝年七十一而太壽年二十六矣然考之本

紀十三載乃無幸洛之事豈史逸耶微之去天寶

不遠必不鑿空而云也李暮靡笛字玉篇云靡烏

協切指按於笛而云靡此字妙也

世俗以阿阿則則爲歎息之聲李端叔云楚令尹子

西將死家老則立子玉爲之後子玉直則則於是

遂定昭奚恤過宋人有饋彘肩者昭奚恤阿阿以

謝爾後阿阿則則更爲歎息聲常疑其自得於此

李文叔常有雜書論左馬班范韓之才云司馬遷之

視左丘明如麗倡黠婦長歌緩舞間以諧笑傾蓋

立至亦可喜矣然而不如絕代之女方且却鈇黛  
曳縞紵施帷幄裴徊微吟於高堂之上使滌夫穴  
隙而見之雖失氣疾歸不食以死而終不敢意其  
一啓齒而笑也班固之視馬遷如韓魏之壯馬短  
鬣大腹服千鈞之重以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  
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騾馱之馬方且脫驥逸駕驕  
嘶顧影俄而縱轡一騁千里卽至也范曄之視班  
固如勤師勞政手胝薄版口倦呼叱毫舉縷詰自  
以爲工不可復加而僅足爲治曾不如武健之吏

不動聲色提一二綱目羣吏爲之趨走而境內晏  
然也韓愈之視班固如千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  
生崛起於蓬蓽之下詩書傳記鏘鏘常欲鳴於齒  
頰間忽遇夫奕世公卿不學無術之子弟乘高車  
從虎士而至雖顧其左右偃蹇侮笑無少敬其主  
之容雖鄙惡而體已下之矣又文叔又嘗雜書論  
文章之橫云余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  
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  
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丘明之於辭令亦甚橫自

漢後十年唯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近得眉山筭管谷記經藏記又今世橫文章也夫其橫乃其自得而離俗絕畦徑間者故衆人不得不疑則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

七言絕句唐人之作徃徃皆妙頃時王荆公多喜爲之極爲清婉無以加焉近人亦多佳句其可喜者不可槩舉予每愛俞紫芝秀老歲杪山中云石亂雲深客到稀鶴和殘雪在高枝小軒日午貪濃睡門外春風過不知舒亶信道村居云水遠破田竹

遶籬榆錢落盡槿花稀夕陽牛背無人卧帶得寒鴉兩兩歸崔鷗德符秋日卽事云秋草門前已沒鞦韆更無人過野人家離離疎竹時聞雨淡淡輕煙不隔花又黃州道中云莫愁微雨落輕雲十里長亭未墊巾流水小橋山下路馬頭無處不逢春劉次莊中叟桃花云桃花雨過碎紅飛半逐溪流半染泥何處飛來雙燕子一時銜在畫梁西僧如璧德操偶成云松下柴門晝不開只有蝴蝶雙飛來蜜蜂兩脾大如蠶應是山前花又開吳可思道病

墨莊漫錄 卷六  
酒云無聊病酒對殘春簾幙重重更掩門惡雨斜  
風花落盡小樓人下欲黃昏又春霽云南國春光  
一半歸杏花零落淡胭脂新晴院宇寒猶在曉絮  
欺風不肯飛趙士揆才孺登天清閣云夕陽低盡  
已西紅百尺樓高萬里風白髮年年何處得只應  
多在倚欄中李慰去言春晚云花瘦煙羸可奈何  
不關渠事鳥聲和無人掃地驚 分付輕紅上  
碧莎趙夔之子雍春日云拂牀欹枕晝初長好夢  
驚回燕語忙深竹有花人不見直應風轉得幽香

會紆公袞江樾軒書事云卧聽灘聲瀉瀉流冷風  
淒雨似深秋江邊石上烏桕樹一夜水長到梢頭  
胡直孺少汲春日云風雲吹絮柳飛花睡起鈎簾  
日半斜四海隨人雙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會繹  
仲成還家塗中云踈林殘嶺起昏鴉臘盡行人喜  
近家江北江南春信早傍籬穿竹見梅花劉無極  
希顏漾花池云一池春水綠如苔水上新紅取次  
開閑倚東風看魚樂動搖花片却驚猜王銍性之  
山村云家依溪口破殘村身伴渡頭零落雲更向



墨莊漫錄 卷六  
空山拾黃葉姓名郝有世人聞陳與義去非秋夜  
云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漢明莫遣西風  
吹葉落只愁無處着秋聲如此之類甚多不愧前  
人

東坡作梅花詞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注云唐王建有夢看梨花雲詩予求王建詩行世甚少

唯印行本一卷乃無此篇後得之於晏元獻類要  
中後又得建全集七卷乃得全篇題云夢看梨花  
雲歌薄薄落落霧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瑤池水

光蓬菜雪青葉白花相次發不從地上生枝柯合  
在天頭遶宮闕天風微微吹不破白豔却愁春沈  
露玉房綵女齊看來錯認仙山鶴飛過落英散粉  
飄滿空梨花顏色同不同眼穿臂短取不得取得  
亦如從夢中無人爲我解此夢梨花一曲心珍重  
或誤傳爲王昌齡非也

陸鶴銘潤州楊子江焦山之足石巖下惟冬序水退  
始可模打世傳以爲王逸少書然其語不類晉人  
是可疑也歐陽永叔以爲華陽真逸乃顧况之道

墨莊漫錄 卷六  
號或是况所作然亦未敢以爲然也予嘗以窮冬  
至山中觀銘之側近復有唐王瓚刻詩一篇字畫  
差小於鶴銘而筆勢八法乃與鶴極相類意其是  
瓚所書也因模一本以歸以示知書者亦以爲然  
其題云冬日與羣公泛舟此山江水初不凍今年  
寒復遲衆芳且未歇近臘仍袂衣載酒適我情興  
來趣漸微方舟大川上環酌對落暉兩片青石稜  
波際無因依三山安可到欲到風引歸滄溟壯觀  
多心目豁暫時况得窮日夕乘槎何所之謫丹陽

功曹掾王瓚今此刻亦漸漫漶尚可讀也有好事  
者當試求之以驗予言之或是也

應劭漢官儀曰周澤爲太常齋有疾其妻憐其年老  
闕內問之澤大怒以爲干齋遂收送詔獄自劾論  
者譏其詭激時諺云生世不諧爲太常妻一歲三  
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予  
觀稗官小說乃得其說云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  
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後又讀五國故  
事云僞閩王王延慶爲長夜之飲因醉屢殺大臣

以銀葉作杯柔弱爲冬瓜片名曰醉如泥酒既盈  
不可寘杯唯盡乃已蓋取此義也

韓維持國詩格甚竒如寄范德儒云睥睨峯高迴過  
鴈琵琶宵寂語流鶯和兄康公罷相云移病早休  
丞相筆坐 猶着侍臣冠和曾存之云自愧効陶  
無好語敢煩凌杜發新章皆佳句也恨世少傳者  
曾誠存之元符間任館職嘗與同舍諸公飲王詵都  
尉家有侍兒輩侍香求詩求字者以煙濃近侍香  
爲韻存之得濃字賦詩云俛仰佳人看墨蹤和研

親炷寶熏濃詩情過筆當千里妙思凝香欲萬重  
山盃洩雲傾白酒越羅霑露浥黃封從來粉黛宜  
燈燭妙手憑誰寫醉容又有七夕王都尉邀同舍  
置酒聽琵琶詩云寶檻凌雲結綺高小奩爭巧暮  
分曹春蕊細撚龍香撥秀頸偏明邏紗槽牛旣寫  
形呈炬糗馬軍馳酒送蒲萄淚珠散作人間露最  
覺更闌潤錦條道山學士尚與貴戚駙車過從宴  
飲真太平盛事也其後禁之詵元豐中坐與子瞻  
交結嘗竄均州矣後復與諸名士游蓋風流好事

不忘於情寧獲譴戾是可尚也故事西京每歲貢牡丹花例以一百枝及南庫酒賜館職韓子蒼去國後嘗有詩云憶將南庫官供酒共賞西京勅賜花白髮思春醒復醉豈知流落到天涯

衢州廳事下舊有土勢隆起篠本叢生相傳云古冢也舊有碑其文云五百年刺史爲吾守墓此以前後相承皆畏而不敢慢紹聖元年齊安孫賁公素爲守問之左右以是對公命毀去之官吏大恐闔府叩頭以諫公曰籍令士中有賢者骨當以禮法遷

之乃爲文自祭而除之斷深丈餘了無他異但有二石峰長五六尺堅瘦洵潤又有大木之根蟠踞其下羣疑遂定石上有刻云乾符五年五月三日安於此押衙徐諷龍山起此石處得二石刺史季題又刻云開寶七年重疊峨眉山於廳事前於郡齋文會閣移季公之石安置於此刺史慎知禮題時公素方修州治南韶光園重建清冷臺堂成乃移二石於堂下名曰雙石嗟乎慎公移石去季公之得石凡九十七年公素之破疑冢出石去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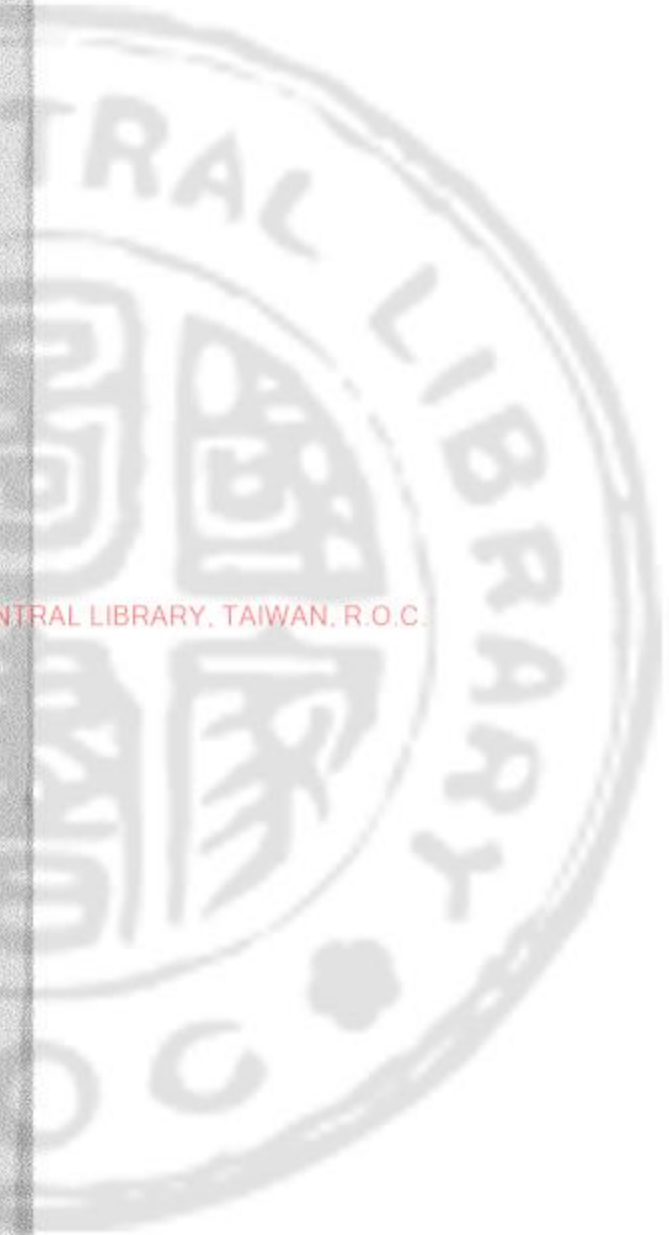
公又一百二十一年物之顯晦抑自有數第不知  
峨嵋之廢乃冒冢之名自何時也公素一日戲笑  
爲之遂釋千百年之惑張芸叟有詩云芝蘭雖好  
忌當門何況庭前惡土墩畚鍤纔興雙劍出狐狸  
盡去老松蹲百年守冢真堪笑一日開軒亦可尊  
安得擲從天外去成都石笋至今存公素可謂剛  
毅正直自信之君子也

墨莊漫錄卷六終

墨莊漫錄卷之七

宋淮海張邦基

西施美人也三尺童子皆知其爲越獻於吳以亡吳也吳越春秋云越王使相者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而獻於吳莊子曰西施病心而曠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孟子云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注云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毛嬙亦美人也莊子云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而深入鳥見之



而高飛釋音注司馬彪云毛嬙古美女一云越王  
美姬也麗姬晉獻公嬖之以爲夫人崔譔本作西  
施又慎子云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按左氏傳  
越之滅吳在魯哀公之二十二年孟子嘗見梁惠  
王齊宣王自魯哀公之二十二年至魏惠王之元  
年一百四年至齊宣王之元年一百三十二年乃  
魏惠王之二十年也史記莊子傳云名周與梁惠  
王齊宣王同時則莊子與孟蓋一時慎子名到與  
淳于髡騶奭之徒皆戰國時人亦莊孟一時也又

史記表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是歲巳酉也  
至魏惠王之元年三百七年若以毛嬙爲越王美  
姬又與驪姬非同時而崔譔以驪姬爲西施故以  
爲近故說者謂莊孟慎子所言西施皆越之獻吳  
者然予讀管子小稱篇有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  
人也盛怒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史記表齊威公  
小白之元年丙申也魯欲與齊公子糾入後小白  
齊距魯生致管仲是歲至越滅吳計二百一十三  
年而管仲之書巳言毛嬙西施是二人者皆前古

墨莊漫錄 卷一  
之人矣豈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爲名耶是有  
兩西施矣而毛嬙亦非越王之美姬明甚司馬彪  
之注乃臆說也當更質於博洽者

政和間朝廷求詢三代鼎彝器程唐爲陝西提點茶  
馬李朝孺爲陝西轉運遣人於鳳翔府破商比于  
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款識一十六字又得玉  
片四十三枚其長三寸許上圓而銳下濶而方厚  
半指玉色明瑩以盤獻之於朝玉乃留秦州軍資  
庫道君皇帝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乃罷朝

孺退出其盤聖德高明有如此者不然丘冢之厄  
不止此矣其玉久在秦帑近年王庶知秦州口取  
之而去祁寬居之嘗見之爲予言之然予又見劉  
表延仲言比干墓在衛州西山去城數十里有漢  
唐以來碑刻甚多墓周回數里生異木樛結不可  
入而居之言墓在關中未知何也真州六合縣界  
有山四面平直曰方山山之左右多古冢墓予從  
甥魏惇紹興十二三年間任天長縣尉日有一監  
司屬官過邑館於尉司出一樸物云昨過方山得



之出以示惇皆美玉也其長三二寸濶一指許厚三四分光潤方正上有小竅約百餘枚不知爲何物也惇欲乞其一二枚屬官靳而不與且云方山民因耕穿一墓獲此疑其爲玉策以予考之此乃兩漢以前貴近之墓所謂珠襦玉匣者古以歛屍惟王公則有之耳蓋與比干墓所獲正同爾

川峽間有一種惡草羅生於野雖人家庭砌亦有之如此間之蒿蓬也土人呼爲蕨麻音塔其枝葉拂人肌肉卽成瘡疱浸淫潰爛久不能愈杜子美除草

詩所謂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益謂此也劉表延仲至蜀嘗見之

宣和間蔡寶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以獻蔡條約之其一乃王師攻金陵城垂破時倉皇中作一疏禱於釋氏願兵退之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萬員建殿宇若干所其數皆甚多字畫潦草然皆遒勁可愛蓋危窘急中所書也又有看經發願文自稱蓮峰居士李煜又有長短句臨江僊云櫻桃結子春光歸盡蝶翻金

墨莊漫錄 卷一  
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鈎羅幕惆悵捲金泥門  
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低迷而無尾句劉延仲  
爲楠之云何時重聽玉驄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  
時東坡四時冬詞云真態生香誰畫得玉奴纖手  
嗅梅花每疑玉奴字殊無意味若以爲潘淑妃小  
字則當爲玉兒亦非故實劉延仲嘗見東坡手書  
本乃作玉如纖手方知上下之意相貫愈覺此聯  
之妙也

閩廣多異花悉清芬郁烈而未利花爲衆花之冠嶺  
外人或云抹麗謂能掩衆花也至暮則尤香今閩  
人以陶益種之轉海而來浙中人家以爲嘉玩然  
性不耐寒極難愛護經霜雪則多死亦土地之異  
宜也顏博文持約謫官嶺表愛而賦詩云竹稍脫  
青錦榕葉隨黃雲嶺頭暑正煩見此萼綠君欲言  
嬌不吐藏意久未分最憐月初上濃香夢中聞蕭  
然六曲屏西施帶微醺叢深珊瑚帳枝轉翡翠裙  
譬如追風騎一抹萬馬羣銅瓶汲清泚聊復爲子  
勤願言少須臾對此髯參軍觀此詩則花之清淑

柔婉風味不言可知矣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二大鐵鑊梁天監中鑄東坡游寺詩云蕭翁古鐵鑊相對空團圓坡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是也予往來數見之然未嘗稽考何物本爲何用也近復游於寺因熟觀之蓋有文可讀云天監十八年太歲乙亥十二月丙午朔十日乙卯皇帝親造鐵鑊於解脫古佛殿前滿漫成成甘泉種以荷葉供養十方一切諸仏以仏神力遍至十方盡虛空界窮未來際令地獄苦鑊變爲

七珍寶池地獄沸湯化爲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

脫衆苦如蓮花在泥清淨無染同得安樂到涅槃

城斯鑊之用本在烹鮮八珍興染五味生纏我皇

淨照慈被無邊法喜禪悅何取又漫檀爰造斯器

回成勝緣如含碧水又漫發經蓮道場供養未末

無邊其後又云帥吳虎子近禁道真槩懷於佐陳

僧圓丞宋又漫令宣令鄭休之義不可曉疑當時

幹造之人耳又一行云五十石鑊然形製不能容

今之五十石蓋古之斗斛小也始知二鑊乃當時

植蓮供養佛之器耳

李端叔有贈人二小詩一云通中玉冷夢偏長花影籠堦月浸涼挽斷羅巾留不住覺來猶有去時香一云情隨榆莢不勝飄心似楊花暖欲消擬借瓊林大盈庫約君孤注賭妖嬈蓋有所爲也或云是與當塗楊珠者博者以勝彩累注數者至乘敗者唯有畸零不累注數謂之孤注故端叔戲云

韓退之詩云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真贖廣韻及字書云贖五晏切注僞物也東坡嶺外詩云茯苓無人

採千歲化虎鬼我豈無長鏡真贖苦難識韓非子曰齊伐魯索鏡鼎魯以其贖往齊曰鴈也魯曰真也古乃以鴈爲贖亦借用也今人若作真鴈人必笑也

東坡在黃州陳慥季常在坡亭時相往來季常喜談養生自謂吐納有所得後季常因病公以書戲之云公養生之效有成績今又亦病彌月雖使臯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脚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前輩相與

可謂善詐也

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嘉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啣之信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臼中得肉如拇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粟瞑目跣趺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晁載之伯宇嘗記其事晁無咎又作贊以稱嘆之政和丁酉予侍親在真州時慈受禪師懷深住持資福寺一日深老謂先君曰近赴村落富人家齋見羣犬爭啣嚙一牛脛骨甚狂噬相

嗾不已村人持挺驅逐亦竟不去衆頓異因奪而破之其中血髓已堅凝如玉自成一菩薩形衣紋瓔絡相好奇特雖雕琢有所不及其家乃取去藏之此與職氏齒事極相類佛之慈悲化身無乎不在以警於好殺者俾生信心哀愍有情故視希有之異聞提者得不少悛乎

翟三丈公巽宣和末蔡條約之用事外召從官七人公巽再以瑣闥召力辭之未至闕有旨落職官祠繼而復還待制公作謝表有云彈貢禹之冠誠

非本志奪伯氏之邑其又何言又云惟一與一奪之命無有二三而三仕三已之心敢懷慍喜人多稱之

翟公異謝對衣金帶鞍馬表云顧臣非緇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葉少蘊謝賜曆日表云豈特千歲之日可坐而致將使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汪彥章賀進築隆兌二州及城寨表云我陵我阿不以山谿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皆用經史全語而工者

優詞樂語前輩以爲文章餘事然鮮能得體王安中履道政和六年天寧節集英殿宴作教坊致語其誦聖德云蓋五帝其臣莫及自致太平凡三代受命之符畢彰殊應又云歌太平旣醉之詩賴一人之有慶得久視長生之道叅萬歲以成純可謂妙語也至放小兒隊詞云戢戢兩髦已對襄城之問翩翩羣舞却從沂水之歸放女童詞云奏闈圃之雲謠已瞻天而獻祝曳廣寒之霓袖將偁月以言歸益更工麗而切當矣履道之掌內制可謂稱職

凡樂語不必典雅惟語時近俳乃妙王履道天軍  
節宴小兒致語云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并有截  
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共上無疆之壽又正旦  
宴小兒致語云君子有酒多且旨得盡羣心化國  
之日舒以長對揚萬壽孫近叔詣宣和春宴女童  
致語云黛耜載耕於帝籍廣十千維耦之疆青圭  
徃稜於高禩兆則百斯男之慶皆爲得體然未若  
東坡元祐秋宴教坊致語云南極呈祥候秋分而  
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又春宴致語

云稍寬中晁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將翹蘖羣賢  
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莫致  
天顏之一笑而獻芹負日各盡野人之寸心則又  
不可跋及矣樂語中有俳諧之言一兩聯則伶人  
於進趨誦詠之間尤覺可觀而警絕如石懋敏若  
外州天寧節錫宴云飛碧篆之爐煙薰爲和氣動  
紅鱗之酒面起作風波何安州得之外州上元云  
五雲縹緲出危嶠於靈鼉九陌熒煌下繁星於陸  
海暗塵隨馬素月流天如熙熙登春臺欣欣有喜

色孫仲益和州送交代云渭城朝雨寄別恨於垂楊南浦春波眇愁心於碧草皆爲人所膾炙也

翟公異知密州侯蒙元功自中書侍郎罷政歸鄉公有啓云得請真祠歸榮故里雖老成去國之易而明哲保身之全多士嘆嗟餞韓侯之出祖邦人慰喜詠季子之來歸又云乘安車而過諸子未慕昔賢揮賜金以娛故人用償夙志公平時四六多聲牙高古而此啓特平易誠大手筆也後元功於里第築臺曰高藍光旣落成公就臺張具爲宴自作

致語有云公槐避寵衣繡歸家從方外之赤松寄高懷於綠野珎禽絳羽借雞樹之遺棲曲沼回塘分鳳池之餘潤晉世語云劉放爲中書監孫資爲中書令共領樞要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放資也又晉書荀勗守中書監毗贊朝政及遷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掌機事失之甚愠人有賀者怒曰奪我鳳凰池何賀焉故公用雞樹鳳池皆中書事考之方見其切



李昭玘成季自京西路提刑移東路置司在兗東路  
置司在青州謝上表有云去長安之日雖遙千里  
之違望岱宗之雲猶均二州之潤

杜子美佳人詞云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草本合  
歡或曰合昏陳藏器云葉至暮卽合故曰合昏今  
夜合花是也又往在詩云當宁陷玉座白間剝畫  
蟲文選景福殿賦云皎皎白間微微列錢注白間  
窻也又大食刀歌云得君亂絲與君理北史齊文  
宣帝高洋神武第三子神武嘗令諸子各理亂絲  
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爲然

范忠宣公薨朝廷賜墓碑之額曰世濟忠直時唐彥  
猷君益知穎昌爲表其居曰忠直坊范公之子正  
平正思謂君益曰荷公之意但上之所賜刻於螭  
首揭於墓隧假寵於公若施於康莊以爲徃來之  
觀非朝廷之意也君益曰此州郡之事於君家無  
與也二公曰先祖先人功名聞於遠邇何待此而  
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尚識者所耻異  
時不獨吾家爲人嗤誚公亦寧遜於指議故不得

不力請也時李端叔官於許下乃見唐公且言曰頃胡文恭宿知蘇州時蔣堂希魯將致政歸文恭昔爲諸生嘗受學於蔣公乃卽其里第表之爲難老坊蔣公見之不樂曰此俚俗歆焰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誇者非所望於故人也願卽撤去文恭謝之欲如其請則營繕已畢乃咨其嘗獲芝草之瑞更爲靈芝文恭退而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達蔣之德蓋所畏而其識如此非吾所及也君益聞端叔之言遂撤去之范氏二公聞之乃謝端叔曰

非公之語莫遂於心也因復笑曰凡以技能物貨自營圖倍於人則名曰元本某家至於假供御供使州土爲名殆與此一類顏子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故與禹稷同道當時未聞表其巷何坊也端叔亦笑之後復陳此語於君益君益大笑之

李資政邦直有與韓魏公書云前書戲問玉梳金篦者侍白髮翁幾欲淡死矣然常山頗多老伶人吹彈甚熟日使教此五六人近者稍便申異時願傳

飲期一酌觴也玉梳金篦蓋邦直之侍姬也人或問命名之意邦直笑曰此俗所謂和尚置梳篦也又有與魏公書云舊日梳篦固無急亦嘗增添三兩人更似和尚撮頭帶子爾

元祐中哲宗旬日一召輔臣於邈英閣聽講讀時曾肇子開蘇轍子由自左右史並除中書舍人入侍講筵子由作詩呈同省諸公悉和之邈英延義皆祖宗所建講講記注官賜坐飲茶將罷賜湯仍皆免拜無復外廷之禮故子開詩云二閣從容

訪古今諸儒葵藿但傾心君臣相對疑賓主誰識昭陵用意深邈英閣前槐後竹雙槐極高而柯葉拂地狀如龍蛇或謂之鳳尾槐子開詩云鳳尾扶疎槐影寒龍吟蕭瑟竹聲乾漢皇恭默尊儒學不似公孫見不冠子由詩云銅瓶灑遍不勝寒雨點勻圓凍未乾回首曛曛朝上日槐龍對舞覆衣冠並謂此也

宣和中予客唐州外氏吳家時兗陽府光化縣村人耕穴一冢得一器類鼎而有蓋蓋及鼎腹皆雷紋

中有虬形兩耳爲饗饗足爲蚩尤制作甚精一足  
微蝕損尚可立也表舅唐恣端仲數十得之以與  
舅氏順圖好古博雅乃以歸之而強名曰虬鼎且  
作歌以記之予得熟觀焉予以爲古之鼎彝皆無  
蓋而足皆圓直無作獸形者此乃敦耳端仲以其  
腹高如鼎而敦乃形匾故名之爲鼎耳其饗饗蚩  
尤與李伯時古器圖所畫小敦耳足正同但小敦  
耳之兩獸間口有飾玉處古之玉敦多如此也而  
此器乃無飾玉之狀狀復無欵識耳有按呂氏春

秋云周鼎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此  
蓋周器也古器多爲饗饗蚩尤者深戒於貪暴也  
兩舅皆以予言爲然乃祇名曰虬敦極寶惜之時  
京西漕時道陳聞有此器諷太守王牲來取之舅  
氏祕而不出後欲自携往京師并關中侯金印獻  
之上方未幾而衆擾外氏避地湘潭平時玩好書  
畫寶王悉爲賊有不知此器存亡何所惜哉敦酒器  
天下之事每患於無公論徇於一己之好惡則說必  
偏雖以曲詞誇語以勝於人然卒不若公論之使

人必信也硯之美者無出於端溪之石而唐詢彥猷作硯錄乃以青州黑山紅絲石爲冠米芾元章則以唐州方城山葛仙公巖石爲冠彥猷則爲紅絲石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文之美者則有旋轉其絲凡十餘重次第不亂資質潤美發墨久爲水所浸漬卽有膏液出焉此石之至靈者非他石可與較議故列之於首元章則謂方城巖石石理白者視之如玉瑩如鑑光而着墨如澄泥不滑稍磨之則已下而不熱生泡發墨生光如漆如

油歲久不退常如新成有君子一德之操色紫可愛聲平而有韻此石近出始見十餘枚矣二公皆於翰墨留意者然此說恐未爲公也予伯父毅老提學嘗官青社得紅絲石硯雖文彩誠如彥猷之說但石理麤慢殊不發墨特堪爲几案之奇玩耳予外氏居唐州而方城下邑也予往來必過仙公山下地名新寨居民多以石爲工所貨之硯紫青白三種石也亦作鼎斛盃之類其硯如吳郡曩村石之易得一枚不過百錢惟有一種曰太陽坑石

乃元章所謂近出者坑在山頂其石色如端溪堅重縝密作硯極剉墨不數磨而已盈硯殊可愛也蓋元章性急每用磨墨發艷甚易故以適意爲快也然多損筆墨故士人謂之筆墨劊子可與端州後歷石相抗焉得居上巖下巖二石之上也予在京西時擇求數年得一巨璞琢爲玉斗樣不知者以爲端溪也予舅吳亮顯圖爲予銘其背云琢雲根陪玄穎贊斯文貽久永無磷緇堅以璟之子操同其炳渡江以來之後亡之矣二公之論當否究心於文房者必能訂評之

黃魯直有乞猫詩云秋來鼠輩欺猫死窺甕翻盆攪夜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衙蟬蔡天啓乞猫於孫元忠亦有詩云廚廩空虛鼠亦饑終宵咬齧近秋帷腐儒生計惟黃卷乞取衙蟬與護持予友李璜德邵以二猫送予仍以二詩一云家入雪白於霜更有欵鞍似開裝便請爐邊叉手坐從他鼠子自跳梁二云衙蟬毛色白勝酥搨絮堆綿亦不如老病毗邪須減口從今休嘆食無魚



墨莊漫錄卷之七 終

墨莊漫錄卷之八

宋淮海張邦基

宗室令穰大年善丹青清潤有竒趣少年讀書以唐  
王維李思訓畢宏韋偃皆以畫得名乃刻意學之  
下筆便有自得一時賢士大夫喜與之游皆求其  
筆亦頗厭其誅求慨然嘆曰懷素有云無學書終  
爲人所使欲絕筆不爲但名已著終不得已又善  
作小草書小字如蠅蚊筆適而法具諦觀之目力  
茫然皆合羲獻之體是又所難也米元章謂大年



作畫清麗雪景類王維汀渚水鳥有江湖意予在京師時嘗偶得大年所作橫卷歸田園竹籬茅舍煙林蔽虧遙岑遠水咫尺千里葭蕪鷗鷺宛若江鄉蓋大年得意畫也表舅唐端仲題詩云聞君新得小山川畫手來從郤雍賢不學農夫焉用稼若爲王子豈知田我真壠上躬耕客親見人間小隱天始識何年京樣熟菊籬寧似景龍邊菊籬景門下景也後爲吳舅順圖取此軸去今亡於兵火又有士雷亦妙繪事嘗於錢德輿次權少卿家見所作寒溪小雪橫卷翎毛竹木種種皆奇可亞大年云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召至京師翰林院篆字待詔數人聞其名然心未之服俟其至俱來見之二云聞先生之藝久矣願見筆法以爲模式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卽令洗墨濡毫其一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碁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射帖其筆之麓細間架踈密無毫髮之失諸人見之大驚嘆服再拜而去

熙寧五年杭州民裴氏妾夏沉香澣衣井旁裴之嫡子戲誤墮井而死其妻訴於州必以謂沉香擠之而墮也州委錄叅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三易獄皆同沉香從杖一百斷放時陳睦任本路提刑舉駁不當劾三掾皆罷州委秀州倅張濟掬勘許其獄具卽以才薦竟論沉香死故東坡送三掾詩云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其後睦還京師久之未有所授聞廟師邢生頗從仙人遊能知休咎乃往見之卽以來事邢拒之弗答而語所親曰其如沉香何睦聞之悚懼汗下廢食者累日釋氏所云寃懟終不免可不戒哉

紹聖初元東坡帥中山得黑石白脉如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作白石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公自銘有云玉井芙蓉文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時四月二十日也閏四月三日乃有英州之命其後謫惠州又徙海外故中山後政以公遷謫雪浪之名廢而不問元符庚辰五月公始被北歸之命明年夏方至吳中時張芸

叟守中山方葺治雪浪齋重安盆石方欲作詩寄  
公九月聞公之薨乃作哀詞有云我守中山乃公  
舊國雪浪蕭齋於焉食宿俯察履綦仰看梁木思  
賢閎古皆經貶逐玉井芙蓉一切牽復云其詞  
曰石與人俱貶人亡石尚存却憐堅重質不減浪  
花痕滿酌山中酒重添丈八盆公兮不歸北萬里  
一招蒐思賢閎古皆中山後圃堂名也

鎮江府兵火之餘有石一株在瓦礫中勢如掀舞色  
紺而澤奇物也上有刻字云有唐上元甲子歲穎

川陳良叅叨尹延陵獲此石置西齋之前銘曰峩  
峩峩峩蒼翠其多是稟混元非因琢磨置於庭隅  
公退常過疑乎乃身居高之阿後期來者見茲若  
何其後又有令人刻字云皇宋治平丙午歲仲夏  
晦日邑令掌文紀於壞垣得之立於此後爲都統  
王候勝所得移置於所居園中有一士大夫見而  
愛之給曰此本吾家舊物也先君平昔寶惜之不  
意尚存於茲願復歸我王候欲許之有一將校聞  
之謂主帥曰不可與之此石上有上元甲子及皇

皇朝詩話卷八  
宋治平之語恐朝廷聞之來取之當以此意拒之  
王候用其說遂止今按唐之上元甲子德宗之興  
元元年也距今紹興上元甲子三百六十年矣堅  
頑閱世如是之久信乎金石之壽也

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  
東昏侯爲潘貴妃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  
上曰此步步生蓮華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  
府玉臺新詠皆六朝詞人纖艷之言類多體狀美  
人容色之殊麗又言粧飾之華眉目唇口腰肢手

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李白李商  
隱之徒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惟韓偓  
香奩集有詠屐子詩云六寸膚圍光緻緻唐尺短  
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

飲席刻木爲人而銳其下置之盤中左右欹側傲傲  
然如舞狀久之力盡乃倒視其傳籌所至酬之以  
盃謂之勸酒胡程俱致道嘗作詩云簿領青州掾  
風流麴秀才長煩拍浮手持贈合歡盃屢舞回風  
急傳籌向羽催深慙偃師氏端爲破愁來或有不

墨莊漫錄 卷八  
作傳壽但倒而指者當飲

木犀花江浙多有之清芬溫鬱餘花所不及也一種色黃深而花大者香尤烈一種色白淺而花小者香短清曉朔風香來鼻觀真天芬仙馥也湖南呼九里香江東曰岩桂浙人曰木犀以木紋理如犀也然古人殊無題詠不知舊何名故張芸叟詩云竚馬欲尋無路入問僧曾折不知名蓋謂是也王以寧周士道中間九里香花詩云不見江梅三百日聲斷紫簫愁夢長何許綠裙紅被客御風來獻

返魂香近人採花藥以薰蒸諸香殊有典刑山僧以花半開香正濃時就枝頭採擷取之以女貞樹子俗呼冬青者搗裂其汁微用拌其花入有磁瓶中以厚紙罩之至無花時於密室中取置盤中其香裊裊中人如秋開時後入器藏可留久也樹之幹大者可以旋爲盃合茶托種種器用以淡金漆飾之殊可佳也

晁無咎和李秬雙頭牡丹有云二喬新獲吳宮怯雙隗初臨晉帳羞月地故應相伴語風前各是一般

愁政和間汴都平康之盛而李師師崔念月二妓  
名著一時晁冲之叔用每會飲多召侑席其後十  
許年再來京師二人尚在而聲名溢於中國李生  
者門第尤峻叔用追往昔成二詩以示江子之其  
一云少年使酒來京華縱步曾游小小家看舞霓  
裳羽衣曲聽歌玉樹後庭花門侵楊柳垂珠箔窻  
對櫻桃捲碧紗坐客半驚隨逝水吾人星散落天  
涯其二云春風踏月過童華青鳥雙邀阿母家繫  
馬柳低當戶葉迎人挑出隔牆花鬢深釵暖雲侵

臉臂薄衫寒玉照紗莫作一生惆悵事鄰州不在  
海西涯靖康中李生與同輩趙元奴及築毬吹笛  
袁陶武震輩例籍其家李生流落來浙中士大夫  
猶邀之以聽其歌然憔悴無復向來之態矣

韓退之木居士詩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  
人蓋當時以枯木類人形因以乞靈也在今衡州  
之耒陽縣北汭流三十里鼈口寺至今人祀之元  
豐初年旱暵縣令禱之不應爲令析而焚之主僧  
道符乃更刻木爲形而事之張芸叟南遷郴州過

而見之題詩於壁云波穿火透本無竒初見潮州  
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爲山中  
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睡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  
如今已復長孫枝予每憤南方淫祠之多所至有  
之陸龜蒙所謂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  
溫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  
姥有婦而容者則曰姑而三吳尤甚所主之神不  
一或曰太尉或曰相公或曰夫人或曰娘子村民  
家有疾病不服藥劑惟神是恃事必先禱之謂之

問神苟許其請雖冒險以觸憲綱必爲之儻不諾  
其請卒不敢違也凡禱必許以牲牢祀謝割物命  
所費不貲禱而不驗病者已殂猶償所許之祭曰  
弗償其禍必甚無知之俗以神之禦災捍患爲可  
惴惴然不敢少解也豈獨若是乎近時士大夫家  
亦漸習此風士大夫稍有識者心知其非而見女  
子之易惑故牽於閨幃之愛亦遂徇俗殊可駭嘆  
且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豈有以酒食是嗜而竊  
福以饗養於愚魯之民豈所謂聰明正直者耶至

於嶽也瀆也古先賢德有功於人載在祀典血食一方者吾敢不欽奉之乎所謂郎者姑者安能禍福於忠信之士吾所未信也世豈無一狄公爲一革之木居士旣爲令之所焚矣彼庸髡者復假托以惑衆此尤可笑云

東坡在黃州而王文甫家東湖公每乘輿必訪之一日逼歲除至其家見方治桃符公戲書一聯於其上云門大要容千騎入堂深不覺百男歡

歐陽文忠公本朝第一等人也其前言徃行見於國史墓碑及文集諸書中詳矣予復得四事於公之曾孫當世望之二云嘗載於瀧岡阡表瀧岡阡蓋歐陽氏松楸壠名也今不傳於世惜其遺沒因識於此

一云公於爲政仁恕多活人性命曰此吾先公之志也嘗曰漢法惟殺人者死後世死刑多矣故凡於死非已殺人者多活之其爲河北轉運使所活二千餘人先是保州屯兵閉城叛命田况李昭毫等討之不克卒招降之旣開城况等推究反者二千



餘人投於八井又其次二千餘人不殺分隸河北諸州事已完而富相出爲宣撫使懼其復爲患謀欲密委諸州守將同日悉誅之計議已定方作文書會公奉朝旨權知鎮府與富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以其事告公公大以爲不可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已降赦榜許以不死而招之八井之戮已不勝其冤此二千人者本以脅從故得不死奈何一旦無辜就戮爭之不能止因曰今無朝旨而公以便宜處置若諸郡有不達事幾

者以公擅殺不肯從命者事旣參差則必生事是欲除害於未萌而反趣其爲亂也且某至鎮必不從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是時小人譖言已入富范勢力難安旣而富公大閱河北之兵將卒有所升黜譖者獻言富某擅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軍情北兵不復知有朝廷矣於是京師禁軍亟因大閱多所升擢而富公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樞密知鄆州向若擅殺二千人其禍何可測也然則公之一言不獨活二千人命亦免富公於大禍

也

二云公於修唐書最後至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尚書都所修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公看詳列傳令刪修爲一體公雖受命退而嘆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已意於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史局舊例修書只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撰而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列傳亦功深者爲日且久豈可掩其名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公

姓名列傳書宋姓名此例皆前未有自公爲始也宋公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掩此事前所未聞也

三云公自言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生無怨惡爾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於呂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後爲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呂公擢用希文盛稱二人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刻石時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

亦歎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公知潁州時呂公著爲通判爲人有賢行而深自晦默時人未甚知公後還朝力薦之由是漸見進用

四云陳恭公執中素不喜公其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尋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自謂必不得好詞及制出詞甚美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而免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守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門下客李師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文忠公又有雜書一卷不載於集中凡九事今亦附於此云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顧見案上故紙數幅信手學書樞密院東廳

一云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痕碑入集海角寺留  
真謂此人作詩不必好句只求好意余以謂意好  
句必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  
禪身唐人謂燒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近時九  
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放降來地  
鷗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今之文未  
必有如此句也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時便  
爲故事作詩須多誦古今人詩不獨詩爾其餘文  
字盡然

二云漢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時事所而不俚茲所以  
爲難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主  
銜博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字變體如蘇氏父  
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於  
爲文殆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  
恐此後未有能繼者耳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  
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爲幸哉

三云空梁落燕泥未知警絕而楊廣不與薛道衡解  
雙言於泉下豈荒煬所趣止於此六風起雲飛揚英

雄之語也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  
終非已有又何必區區於攘竊哉

四云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  
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若以樂處當不足耶書十  
年不倦當得名虛名已得而真耗矣萬事莫不  
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爲勞也有以樂其心  
不知物之爲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之物而有爲  
物所樂之心

五云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 紀近年君謨獨步

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余嘗戲謂君謨學書  
如湔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謂能  
取譬今思此語已十餘年竟如何哉

六云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王文康公戒其  
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  
世以晉人喜齋而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尚老亦  
不欲多耗用物

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  
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七云蕭條澹泊此難盡之意盡者得之覽者未必識  
也故飛走遲速意近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

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向背遠近重復此畫工之藝  
爾非精鑒之事也不知此論爲是否余非知畫者  
強爲之說但恐未必然也然自謂好畫者必不能  
知此也

八云介甫嘗言夏月晝睡方枕爲佳問其何理云睡  
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真知睡者耶余  
謂夜彈琴惟石徽爲佳蓋金蚌瑟瑟之類皆有光  
色燈燭照之則炫耀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  
無光於目昏者爲便介甫知睡真懶者余知徽直  
以老而目暗耳余家石徽栗得

之二十年昨因患病手中不拘學醫者言惟數通  
動以導其氣之滯謂惟彈琴爲可亦尋理十餘年  
已忘諸曲物理損益相因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  
悲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信有以也哉

九云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琢  
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閩仙甚  
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  
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煙井底有  
甘泉釜中乃空然蓋孟氏薪水自足而島家柴水

俱無誠可笑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意精到者徃徃有之若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羈孤行旅流離辛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之情和暢又有言不能盡之意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徃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誦曰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希深曰酒苦之意在言外而見於言中又見晏丞相常愛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莫公曰世傳寇萊公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爲富貴此特窮相者耳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句亦與希深所評者類耳以二公皆有情味而喜爲篇詠者其論如此

右永叔所書九事頃在京師貴人家見之書之字畫清勁多柳誠懸筆法愛而錄之然其間稱馬放降來地及春生桂嶺外之句并論嚴維柳塘春水漫溫筠雞聲茅店月之工與夫賈島哭僧之誚皆已載於詩話中及晏元獻評富貴之句亦見於歸田錄但其言或不同故不敢刪削併錄之云

墨莊漫錄 卷八  
何遜子楚作春渚紀聞云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  
皆阮逸著撰予考之唐藝文志及本朝崇文總目  
皆無之子楚之言或然也又云龍城記乃王銍性  
之作樹萱錄劉燾無言作予謂性之之僞作龍城  
記果不誣而樹萱錄唐書藝文志小說類自有此  
名豈無言所作也此書所載諸事近於寓言而諸  
篇詩句皆佳絕蓋唐人之善詩者爲之如江聲兼  
小雨暝色入啼猿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紅樹  
醉秋色碧溪彈夜絃網斷蛛猶織梁空燕不歸皆  
警絕非近人所能也

墨莊漫錄卷八終





皇朝通志

卷八

墨莊漫錄卷之九

宋淮海張邦基

李淳風論辯真玉云其色溫潤如肥物所染敲之其聲清引若金磬之餘響絕而復起殘聲遠沉徐徐方盡此真玉也予頃在唐州見任布叅政之孫諭字義可收一璧凝滑如脂無有蟻缺惟有兩粟大赤黝蓋尸沁也以綿繩挂之擊之其清越之聲餘韻悠揚正如淳風之說與世所見水蒼玉不可同日而語後聞爲一中都一貴人取去自是不復再

見也

政和丁酉歲真州郊外一家屠一牛買肉歸者往往於割割之際錚錚有聲視之於肉脉中皆有舍利也大小不一光瑩如玉詢之數家皆有之自爾一村之民不復食牛

東坡作長短句洞僊歌所謂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者公自敘云予幼時見一老人年九十餘能言孟蜀主時事云蜀主嘗與花葉夫人夜起納涼於摩訶池上作洞僊歌令老人能歌之予今但記其首

兩句力爲足之近見李公彥季成詩話乃云楊元素作本事記洞僊歌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錢唐有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後人爲足其意以填此詞其說不同予友陳興祖德昭云頃見一詩話亦題云李季成作乃全載孟蜀主一詩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間明月獨窺人歌枕欵橫雲鬢亂三更庭院悄無聲時見躑躅星度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云東坡少年遇美人喜洞僊歌又邂逅處景色暗相似故櫟

括稍協律以贈之也予以謂此說近之據此乃詩耳而東坡自敘乃云是洞僊歌令蓋公以此敘自晦耳洞僊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國初未之有也

棊阮皆樂之雅者也棊則人多能之而藝精者亦衆至阮則人罕有造其妙者中都盛時有醴泉觀道士王慶之頗有此樂同時有安敏修者以此藝供奉上前徽廟顧遇厚於倫輩二人者其能相抗予在京師皆嘗聽之應之則間雅多則古曲優逸不迫敏修則變移宮徵抑怨取興雜以新聲然皆妙

手絕藝也後慶之不知存亡敏修被虜北去未幾竄而南歸今習阮者未有能及此二人也

劉棊仲忱詩律殊有風致常賦咸陽二絕云父老壺漿迓義旗秦亡誰復爲秦悲不曾被虐曾蒙德十二金人合淚垂玉殿珠樓二世中楚人一炬逐煙空却緣火是秦人火只與焚書一樣紅殊類唐人題詠他詩亦稱是

華亭縣有寒穴泉與無錫惠山泉味相同並嘗之不覺有異邑人知者亦少王荆公嘗有詩云神震列

水霜高穴雪與平空山渟千秋不出嗚咽聲山風  
吹更寒山月相與清北客不到此如何洗煩醒

西京牡丹聞於天下花盛時太守作萬花會宴集之  
所以花爲屏帳至於梁棟柱拱悉以竹筒貯水簷  
花釘挂舉目皆花也揚州產芍藥其妙者不減於  
姚黃魏紫蔡元長知淮楊日亦效洛陽亦作萬花  
其後歲歲循習而爲人頗病之元祐七年東坡來  
知揚州正遇花時吏白舊例公判罷之人皆鼓舞  
欣悅作書報王定國云花會檢舊案用花千萬朵

吏緣爲姦乃揚州大害已罷之矣雖殺風景免造  
業也公爲政之惠利於民率皆類此民到於今稱  
之

穆天子傳古書也杜子美多用其事語如天子之馬  
走千里王命官屬休曾祝沉豪牛歎玉大宛兒凡  
此四皆出此書也曾敏彥和博學之士予先君有  
此書彥和借往讐校乃題其後云晉中書監令荀  
公會知嶠所上篆文穆天子傳六卷卽太康二年  
汲冢人準盜發魏襄王墓所傳竹書也按束皙傳

竹策書凡七十五篇內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  
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  
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然則穆天子  
傳本五篇公會等所上乃有六卷者今觀第六卷  
多記盛姬事蓋并入雜書中此一篇也書雖殘缺  
不可盡讀而其所載事物多故志之所無者如世  
民之吟黃澤之謠黃竹之詩其辭皆雅馴可喜又  
如虎牢五鹿之所以名亦可以博異聞矣嘗考漢  
書地理志京北有西鄭河南有新鄭漢中有南鄭

京兆之鄭先儒謂之鄭班固曰周宣王弟威公邑  
應劭亦曰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  
更稱新鄭臣瓚曰周穆王以下都於新鄭不得以  
威封初威公爲司徒王室作亂故謀於史伯而寄  
帑與賄於虢會之間幽王旣敗二年而滅會四年  
而滅虢居於鄭父之丘是以爲鄭威公無封京兆  
之文也顏師古曰穆王以下無西鄭之事瓚說非  
也今按此書自第四卷而下卷末皆書天子之入  
於南鄭蓋瓚所謂穆王之所都者是也第五卷有

祭父自圃鄭來謁蓋瓚之所謂鄭父之丘者是也  
理卽校書郎中傳瓚乃公會嶠所部校穆天子傳  
官屬也故因取此傳以注漢書然傳稱南鄭瓚西  
鄭所未詳其所以異豈近世傳寫之誤也漢中之  
鄭爲南鄭不應京兆之鄭復稱南鄭其稱西鄭乃  
以圃鄭爲東耳西鄭穆王出遊反必入焉豈非以  
其所都故耶設非王都亦圻內近地也邦家在重  
地畿內諸侯當在邦都其內爲縣又其內爲都則  
西鄭之於鎬京殆可爲公邑而已亦不足以爲國

也且是時已有圃鄭矣則不必因威公之子從周  
東遷乃得鄭名然謂之新鄭又果何耶雖然如瓚  
之說亦豈全非哉亦汲冢中竹書唯此書及師春  
行於世餘如紀年瓚語之類復已亡逸

今人家閨房遇春秋社日不作組紉謂之忌作故周  
美成秋藥香詞乳鴨池塘水暖風緊柳花迎面午  
粧粉指印窻眼曲理長眉翠淺聞知社日停針線  
採新燕寶釵落枕夢春遠簾影參差滿院子見張  
籍吳楚詞云庭前春鳥啄林聲紅夾羅襦縫未成

皇朝通志 卷九  
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樹下行乃知唐時已  
有此忌循習至今也

李博宣和間仕大府卿因職事陞對徽宗問曰知卿  
年彌高而色不衰中外稱卿有內丹之術可具術  
以進博曰陛下威德廣淵睿日新學有緝熙於  
光明臣雖不學敢以誠對謹領聖訓容臣具術以  
聞明日乃進曰臣聞內觀所以存其心也外觀所以養其氣也存其心  
養其氣則真火爐鼎日炎神水華池日盛矣長生  
久視上下與天地同流天道運而不積聖人知而

行之大道甚易知其易行以簡以簡易而天下之  
理得也人之所恃以生者氣也氣住則神住神住  
則形住形住則長生久視自此始矣蓋日月運轉  
寒暑往來天地所以長久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真  
人所以住世故丹元子曰形以神住神以氣集氣  
體之克也形神之舍也氣實則成氣虛則斂氣住  
則生氣耗則滅此廣成子所以保氣而煙蘿子所  
以煉氣也然則一言而盡保煉之妙者其惟噓納  
乎故曰一噓二噓雲蒸雨至三噓四噓內景克實



七嚥九嚥心火下降腎水上昇水火既濟則內丹成可以已疾可以保生可以延年可以超昇臣謹刪其繁紊撮其樞要直書其妙以著於篇上篇曰進火候每日子後午前若於五更初陽盛時尤佳就坐榻上而東或南握固盤足合目主腰而坐澄心靜慮內藏五藏仰面合口鼻中引出清氣氣極則生要而嚥之每一嚥縮穀道一縮再引則再如之至再至三若氣極不能任則低頭微開口以吹靈出之勿令耳聞出氣之聲如此凡三次是爲進

火一周天候氣調勻然後行水下篇曰進水候進火鼻中取鼻涕口中取液聚爲一處多多益辦候其而熱卽閉口仰面亞腰左顧一嚥正中一嚥分三嚥而下內想一直下丹田每一嚥亦縮穀道一縮如此一遍是爲行水一周天每進火行水畢然後下榻行履自如後敘曰五行水火爲初人生水火爲急此是極易之要法上奪天地造化學道修真之士初行須覺臍下如火飲食添進四肢輕快是其驗也行而久之則髮白再黑齒落重生精神

全具復歸嬰兒寒暑不能侵鬼神不能寇千二百  
歲壽比彭老漸爲真人矣徽宗見而嘉納之梁師  
成錄其說以示人乃簡易之道第行之者不能悠  
久耳或云虞謨君明修養有得亦祇行此法也

翰苑歲供禁中立春端午貼于前後多矣率多擬效  
舊語故少新意惟能道宮禁一時之事者爲妙王  
履道皇帝問云彤霞霽霧繞觚稜樓雪融銀滴半  
層別繞擬開延福宴夾城先試景龍燈如嬪閣云  
玉燕翩翩入鬢雲花風初掠縷金裙神霄宮裏駭

鸞侶來侍長生大帝君政和七年所進也有皇后  
閣云藥笈琅函受秘文清虛道合玉晨君瑤臺夜  
靜朝真久金屋春寒閱錄勤妃嬪閣云曠曠曉日  
上金鋪的皦春冰泮玉壺繡戶綠窻塵不到凝酥  
點就輞川圖重和二年所進也不惟才思清麗皆  
紀當時事也

徐適子閩人博學尚氣累舉不捷久困場屋崇寧二  
年爲特奏名魁時已老矣赴聞喜賜宴於璠林苑  
歸騎過平康狹邪之所同年所簪花多爲群倡所

求惟適至所寓花乃獨存因戲題一絕云白馬青  
杉老得官瑀林宴罷酒腸寬平康過盡無人問  
得宮花醒後看後仕至朝官知廣德軍謝事而歸  
予四明同僚嚴明致養正靖康丙午歲仕廣德軍建  
平尉任滿入城批書館於郡之開化寺一夕夢一  
婦麗容服來訴曰妾四明人也久寓於此未有所  
歸惟君子哀之爲我謀所舍意若求葬也既寤詢  
諸寺僧有云政和間池陽人彭汝雲爲郡從事其  
子婦張氏死乃殯於城西明教院其後改院神霄

宮徙其徒入此寺併移其柩於此僧某嘗有見之  
者不以爲恠嚴頗疑之未幾考課事竟將返馬時  
赴郡官會暨歸夜參半矣方就枕復見其人立於  
帳前泣訴曰知君戒行有日前懇何如又云欲竭  
奴心誓殫素志嚴恍惚驚寤悚悸而起不能悉記  
其語翌日復詢彭氏則亦託者同也

熙寧十年京師春旱上心焦勞於後苑瑤津亭建道  
場祈禱上精誠甚切一夕夢一僧形容甚異於空  
中吐雲霧以興雨及覺雨遂大注上大悅求其像

於佛閣中乃羅漢中第十尊者也元絳厚之時爲  
參政作喜雨詩王禹玉和其韻云紫殿宵稱感聖  
憂玉毫曾降梵王州慈深三界雲常聚法徧諸天  
雨自流作彌爲霖孤宿望神僧吐霧應精求云云  
人多稱之

崔伯易熙寧二年爲國子監直講嘗著熙寧稽古一  
法百利論五卷逾萬言槩以久任爲要上之召對  
延和稱旨自此遂擢用徧歷清要矣予嘗求是書  
於其家今亦亡矣惜乎不見於世以此知古人著

述亡逸不傳者多矣同時又有臨川吳孝宗子經  
嘗著三書一曰法語二曰先志三曰巷議舊嘗傳  
於其姪道宗夢協亦亡於兵火子經予母之從叔  
也今聞其從孫家尚有本當復傳之

唐

庚子西謫釀酒二種其醇和者名養生主其稍冽

者名齊物論子西詩多新意不汙襲前人語如湖  
上云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獨遊云烏攫春祠  
敏鳶窺野燒癡醉眠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  
又芙蓉溪歌云人間八月秋風嚴芙蓉溪上春酣

醜二南變後魯叟筆七國戰處鄒軻談人間二月  
春光好溪上芙蓉迹如掃周家盛處伯夷枯漢室  
隆時賈生老小兒造化誰能窮幾回枯枿還芳叢  
只因人老不復少有酒且發衰顏紅此興殊新奇  
也

臣昔與希真遊衡山朱陵洞天過古蘭若基野客留  
宿庵下有聞類狗吠希真謂此非人境安得有是  
客笑曰巖腹枸杞生而酷似此其音也臣憶舊說  
黎明拉客欲識其處未至百步皆曰彼婆娑出衆

榮者是臣與希真將前客急止曰此神物也側常  
有蛇虎守護必待有道之士以歸若等無得輒近  
自是每念之或入他山中遇樵蘇又訪問焉云往  
往有見但苦在深絕不可到之地元豐己未三月  
陛下親策進士集英殿三館故事臣得寓直殿廊  
入在銀臺門少四十步許御溝之上有若洞天所  
望熟視則枸杞也其本圍尺有咫左紐而連理臣  
亟詢衛士高者對曰聞天聖前尤盛此荐出苗耳  
臣益悚然竊語同舍或曰是雖可近而甚祕也會

減仙山神醫巖乎既而嘆曰下誠有物耶孕天地陰陽之至和隱端然不可輒至之神今乃自幸託宮槐禁柳之列備一時灑掃之觀是豈浪出而徒然耶偶臣屬昧方士採製餌服之節度未得相與并舞歡呼隨萬年之觴一供吾君亦臣子心願目想而深可愧恨慊然者因感而成詩姑有待焉

予因是知一物生得其地乃爾悠久彼南嶽之叢與銀臺之本雖遠近之有殊其爲深根固蒂無

其剪之患則所謂云予方山屋小懸當詩百六以供顯七雖未能擬西可女子之詩亦足豐大隨子

之七裘也

王直方立之父名械家多侍兒而小鬟素兒尤妍麗王嘗以蠟梅花送晁無咎無咎以詩五絕謝之有云芳菲意淺姿容淺憶得素兒如此梅

李豸方叔嘗飲襄陽沈氏家醉中題侍兒小瑩裙帶云旋剪香羅列地垂嬌紅嫩綠寫珠璣花前欲作重重結繫定春光不放歸後小瑩歸郭汲使君家更名艷瓊尚存也他日訪之乃襄陽士族家遂嫁之

墨莊漫錄 卷九  
洛陽牡丹之品見於花譜然未若陳州之盛且多也  
園戶植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政和壬辰春予侍  
親在郡時園戶牛氏家忽開一枝色如鵝雛而淡  
其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許柔葩重疊約千百葉其  
本姚黃也而於葩莢之端有金粉一暈縷之其心  
紫蕊亦金粉縷之牛氏乃以縷金黃名之以蘧藤  
作棚屋圍幃復張青幣護之於門首遣人約止遊  
人人輸千錢乃得入觀十日間其家數百千予亦  
獲見之郡守聞之欲剪以進於內府衆園戶皆言

不可曰此花之變易者不可爲常他時復來索此  
品何應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爲辭乃已明年花  
開果如舊品矣此亦草木之妖也

于妹夫王從一太初著東郊語錄有云唐人詩云月  
落烏啼霜滿天江楓魚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  
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張繼楓橋夜泊之作也說  
者謂美則美矣但三更非撞鐘時按南史裴皇后  
傳載齊末明中上數游幸諸苑園載宮人從車置  
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應五

更三鼓宮人聞鐘聲早起粧飾由是言之夜半之鐘有自來矣予以爲不然非用景陽故事也此蓋吳郡之實耳今平江城中從舊承天寺鳴鐘乃半夜後也餘寺聞承天鐘罷乃相繼而鳴迨今如是以此知自唐而然楓橋去城數里距諸山皆不遠書其實也承天今更名能仁云

沈遼睿達以書得名楷隸皆妙嘗自湖南泛江北歸舟過富池值大風波濤駭怒舟師失措幾溺者屢天富池有吳將甘寧廟往來者必祭焉睿達遙望

其祠以誠禱之風果小息乃得維岸乃述寧仕吳之竒謀忠節作贊以揚靈威而答神之休自作楷法大軸以留廟中而去其後乃爲過客好事者取之是夜神夢於郡守使還之明日守使人訊其事果得之復昇廟令掌之近聞今亦不存矣

靖康初韓子蒼知黃州頗訪東坡遺迹常登赤壁而賦所謂棲鶻之危巢者不復存矣悼張作詩而歸又何頡斯舉者猶及識東坡因次韻獻子蒼云見時宗伯寄吳州諷誦遺文至白頭二賦人間真吐



鳳五年江上不驚鷗蟹常見水人猶惡鵝有危棲  
孰肯留环重使君尋往事西風悵望古城樓然黃  
之赤壁土人云本赤鼻磯也故東坡長短句故壘  
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則亦是傳疑而云也  
今岳陽之下嘉魚之上有烏林赤壁蓋公瑾自武  
昌列艦風帆便順泝流而上遇戰於赤壁之間也  
杜牧有寄岳州李使君詩云烏林芳草遠赤壁健  
帆開則此真敗魏軍之地也

酴醾花或作荼蘼一名木香有二品一種花大而棘

長條而紫心者爲酴醾一品花小而繁小枝而檀  
心者爲木香題詠者多常記周無外云暖風吹麝  
入鉛華不肯隨春到謝家半夜粉寒香泣露也應  
和月怨梨花韓維持國云平生爲愛此香濃仰面  
常迎落架風每恐春歸有遺恨典刑元在酒盃中  
未若張文潛云紫皇寶輅張珠幃玉女熏籠覆繡  
衾萬紫千紅休巧笑人間春色在檀心又未若黃  
魯直云漢宮嬌額半塗黃入骨濃薰賈女香日色  
漸遲風力細倚欄偷舞白霓裳



墨莊漫錄卷之九終

墨莊漫錄 卷九

六

墨莊漫錄卷之十

宋淮海張邦基

崔伯易嘗有金華神記舊編入聖宋文選後集中今  
亡此集近讀曲轅集復見之因載之以廣所聞云  
汴人有吳生者世爲富人而生以娶宗女得官於  
三班嘉祐中罷任高郵廼寓其家於治所而獨與  
兄子賚金繒數百千南適錢唐道出晉陵艤舟於  
望亭堰下是夜月明風高生乃危坐舷上頽然殊  
不有寢意久之忽有緋衣被髮持炬自竹林間

出者後引一女子冠玉鳳冠曳蛟綃文錦之衣顏色甚麗而年十八九耳生見而驚俄頃至斲側回叱緋衣者曰可去矣無久留也於是滅炬泣拜而去女子卽登舟面生坐謂生曰見向來緋衣者乎此君之夙讐也而索君且數十年矣乃今方得之第以我故得免不然今夕君當死其手生聞益驚駭不自安女子笑曰君怯耶卽以金縷衣置肩上生稍安乃問曰若神歟其鬼耶女子曰我非人亦非鬼蓋金華神也過去生中嘗與君爲姻好竊知

將有所不濟故相救爾今事已我亦當去君矣遂去不復返顧生以目送至於林中不見將掩關忽覩女子坐其後生大驚女子笑曰知君怯故相戲安有數十年睽索一得邂逅而遽往者耶遂相與入舟中取酒共飲其言諧謔悉如常人然生誠曰毋高聲恐兄子之知女子曰我聲特君可聞他人雖厲聲亦不能聞也生益疑竊自懼曰此果神也固無所憚儻鬼則必有所畏矣因出劔鏡二物示之女子曰此劔鏡耳精與鬼則畏夫劔陽物而有

威者也鬼陰物而無形者也以無形而遇有威是故銷鑠其妖而不能勝故鬼畏劔也鏡亦陽明而至明者也精亦陰物而僞變者也以僞而當至明是故暴著其形而不能逃故精畏鏡也昔抱朴子嘗言其畧而我知之且久矣乃欲以相畏乎生懼起謝曰誠無他意至明起謂生曰舟楫已有曉色勢不能久留當與君子訣矣君後十年遊華山日多置朱粉於路隅梧桐下揚之雖然君今不可終此行恐復不濟也因索筆題詩一章曰羅襪香消

九九秋淚痕空對月明流塵埃不見金華路滿目西風總是愁書已輒復流涕歔歔而去明日思其言遂回棹不復南去復以其事語人人或詰其兄子果亦不知也

曲轅先生又嘗作傳記陳明遠再生事云明遠陳氏字也名公闢興化軍人嘗舉進士皇祐三年春過泗州遊會照王寺時羣僧會齋於南院明遠遶浮面自西廂趨大殿兩廡人甚譁獨老僧敞衣庭下倚樹讀青紙書其文光彩射百許步明遠遽往揖

之僧小舉手就視其書則金字金剛經繫以梁朝傳大士之頌者僧細諷自若明遠從後聽之既久僧回顧笑謂明遠曰子亦樂此耶明遠對之稍恭僧讀竟遂以經授明遠曰江南李氏所施觀子之貌且當持此明遠喜受之歸明旦取映日則無復光彩一讀之經藏書籠中明年從父官海陵忽得疾不可治以死三日家人將大歛覺其體復溫移刻稍蘇又食頃乃能言其族友驚明遠自言方疾革時見四卒深目虎喙持文書有大印字莫可辨

其執明遠桎兩手驅西北行其勢甚暴所經依約皆廣野塵埃射人不可輒視漸逼大河府署嚴密門外坐卒數十悉持挺內有考掠聲三卒先入一守明遠於大門外如竦命者須臾坐卒盡起擎跪明遠回視一僧乘虛而行過門見明遠植杖而立意若哀憫明遠不覺手桎盡解熟視其狀卽泗州嘗遇授經者也因拜析之僧顧卒取文書畧視徐曰府君知耶纔欲入門而聞府中呼應甚遽有二入服紫服朱趨出迎之其侍衛之盛若世之達官

二人禮僧極恭僧爲語二人兪喜旁睨明遠若夙  
有罪者僧呼明遠前使自懺悔俄二人詔吏聽還  
二人亦謝僧去後有吏馳出呼明遠則明遠季父  
鈇鈇太學進士有聞亡已三年矣旣見訪明遠家  
事云我當錄寃簿三年纔二年爾非佳職也爾歸  
持尊勝七俱 呪祈以免我又故服藏某處幸  
焚之遺我寄聲親戚如平生復告明遠言世之人  
寃慎勿復復之勢如索綯焉若有迨百千生不能  
解者故吾此局置吏甚多而簿書期會常若不及

裨君聖靈尤深厭此言未竟若有呼之者因疾馳  
去僧引明遠遊旁兩大廡下見繫囚不啻數百亦  
有禽獸諸蟲悉能人言與囚對辨羣吏見僧悉拜  
有械囚繫以大鐵鑊左右文書沒其首口嘗囁嚅  
出血卒守之若使自懺輕重不當又鞭之其餘幾  
壞明遠竊視之乃其表舅鄭生生爲閩吏喜以法  
自名死且十年餘見明遠泣下頻以手尚僧且目  
明遠僧笑少以杖指之鑊械俱墮然莫敢起而口  
囁嚅出血未已也又見坐沙門五六人前列敗壞

飲食數十甕氣色殊惡僧曰此嘗棄世中供養且重使食且僧亦不甚念復引明遠出前大河上虹橋蜿蜒望彼岼城府樓觀煙霧出其上明遠請往觀焉僧不許曰子過此無復歸矣亟隨僧趨東南來井閭人物差類人世但天氣乖慘似欲雨時而塗中所遇徃徃皆昔嘗所見危冠大馬出處前後吏卒替更而迭趨人指以爲名勢挾侈決意不屈之士皆趨趨狼狽狀若爲物所迫甚者咨嗟涕淚悔快自擲意求有以亡匿而不可得俄及前所過

廣野遇溪水漲甚思始來時則無有也明遠憂不能渡僧乃執杖端以末授明遠而導之始涉亦甚淺中流明遠失據將溺因驚呼而甦明遠之復生也桎縛之跡隱然在臂家人持葷飲餉之雖數十年輒掩鼻急遣去瞻視間僧已在室中香氣異常親族齋戒祈見者必暫覩裙衲杖屨而已僧自是日以先授經義教明遠對其情品說一切世間所有之法卽心是佛煩惱塵勞究竟虛妄其音靚圓若霜鍾在庭戶外之人一歷耳驩然自信終身不



能忘其聲每謂明遠曰吾卽詣某寺齋旣去食頃後還又言某氏齋私飲某僧酒獨不齋耳他時爲之未免有罪時多疑以僧伽大師者明遠請焉僧曰僧伽吾師也幾一月明遠軀體復壯僧告去曰後十四年吾待子於祖山明遠問祖山曰廬阜遂去陳氏後求代故衣果得於其處緇徒呪而火之明遠母素好釋氏悉疏其齋雖遠數百里必使人驗之明遠并告以類狀具言有是爾飲僧家聞之終身不飲酒然明遠嚮所懺之罪今反不復能記

豈昔偶萌之於心不自引悔而神道已錄以爲非耶抑他生所爲不復自省而幽冥記人功過誅賞有時而宴安人之苟爲得以自則跬步之間不可以爲恐懼耶至和三年八月明遠歸莆田以故人訪予且出所授經具道其事欲予記之予固以恠其人爽辨謙畏不類向時其志真若有所得然未暇從其請也今年其兄公輔調官京師特過予復以爲言予與公輔遊十五年矣今示稱其弟所爲如予嘗所恠者則明遠由是而有聞儻求之益

勤修之益明守其話言不爲富貴貧賤毀譽之所遷則其所至也豈易量哉因起奮筆直載始末明遠所述蓋多其間有與佛經外史若世人已傳之事畧相同者不復更錄明遠父名鑄今爲尚書都官郎中通判廣州曲轅子記予觀崔公所記抑亦異矣彼鄭生者以法自名而獲罪若是吁可畏哉三尺者輕重不可踰而法家流鮮恩寡恕多論刻苟容於心已不遜於法譴矣若能平反明慎天必以善應之臨政者於庶問詳讞寧可忽諸

襄陽天僊寺在漢江之東津去城十里許正殿大壁畫大悲千手眼菩薩像世傳唐武德初寺尼作殿求良工圖繪有夫婦携一女子應命期尼以扃殿門七日乃開至第六日是頗疑之乃闢戶聞其無人有二白鴿翩然飛去視壁間聖像已成相好奇特非世工所能獨其下有二長臂結印手未足乃二鴿飛去之應也郡有畫工武生者獨能模傳其本大觀初有梁寬大夫寓居寺中心無信向頗輕慢之武生云菩薩之面正長一尺寬以爲誕必欲

自度之乃升梯欲以足加菩薩面忽梁間有聲如雷寬震悸而墜損其左手僧教寬悔過自懺後歲餘方如舊茲禦侮於像法事者怒其慢瀆耳

章丞相申公子厚以能書自負性喜揮翰雖在政府暇時日書數幅予嘗見雜書一卷凡九事乃抄之今因載於此

一云東漢魏晉皆以八分題宮殿榜蔡邕作飛白是八分字耳是以古云飛白是八分之輕者衛恒作散隸是用飛白筆作隸字也故又云散隸終飛白

金石刻東漢魏晉皆用八分唯小小鉛刻之陰或刻隸字也許昌羣臣勸進與受禪壇碑皆八分之妙者近世有荒唐士人妄謂爲隸書而不知隸書乃今正書耳世俗亦徃徃從而謂之隸書且相尚學焉不知彼將以何等爲古八分又將以今正書爲何等耶嗚呼目前淺近之事畧涉古者便自可知何至昏蒙妄惑不可指示之如此耶顧欲與其論書學之本與用筆作字之微妙旨遠而意深者安可得哉蓋不翅於鍾鼓樂鷄周公之服被猿狙

也事之類此者多矣

二云書云六藝之一古人列之於學以相傳授則學者始習之已久詳知其規矩法度與所以爲書之意矣精而熟之不妙且神何待耶戰國秦漢以來其學猶未絕也故學者尚有前世之風烈至於名家乃多父子祖孫豈不由師授傳習之有素乎崔張鍾杜衛索王庾諸人是也會之於繇真父子也逸少子敬殆將鴈行矣

三云吾頃見蘇浩然兄弟言其曾祖叅政所收古書盡盡付幼子掌之既薨諸兄弟以其素所愛不復取悉以畀之所與其者十一二而已其後叅政之幼子官洪州卒于官因不歸其子幼弱已而遂絕書盡皆散失不復存今諸房所共有者是十一二之粗者爾然足以多甲士族也使其在者不知其當如何也必有魏晉名迹矣惜哉

四云宣州筆有名耳未必佳也凡筆擇毫淨捲心圓便是工夫鋒之長短尖齊在臨時耳處處皆能要自指教令精意而已無他竒也

五云張侍禁筆甚佳一管小字筆寫二十萬字尚寫得如此是少比也盧管使十倍不及是其手生也凡習熟之與生疎豈不相遠哉學者須先曉規矩法度然後加以精勤自入能品能之至極心悟妙理心手相應出乎規矩法度之外無所適而非妙者妙之極也由妙入神無復蹤跡直如造化之生成神之至也然先曉規矩法度加以精勤乃至於能能之不已至於心悟而自得乃造於妙由妙之極遂於至神要之不可無師授與精勤耳凡用筆日益習熟日有所悟悟之益深心手日益神妙矣力在手中而不在手中必須用力而不得用力應須在意而不得在意此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傳也學佛者悟吾此語可以撒手到家矣妙哉妙哉真至理也

六云吾每論學書當作意使前無古人凌厲鍾王直出其上始可卽自立分若直爾低頭就其規矩之內不免爲之奴矣縱復脫灑至妙猶當在子孫之列耳不能鴈行也况於抗衡乎此非苟作大言乃

至妙之理也禪家有云見過於師方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悟此語者乃能曉吾言矣夫於師法不傳字學廢絕數百年之後欲興起之以繼古人之迹非至強神悟不能至也

七云學書須先極取骨力骨力充盈有羨乃漸變化收藏至於潛伏不露始爲精妙若且爾暴露便是柳公權之比張筋努骨如用紙武夫不足道也

八云楊小漕言其兄官江夏有道人自稱呂亢圭時時延之學院中二姪幼小頗勤待之或言事往往

有驗一日忽再三言云惡人將至矣須急避之時衆人亦不甚留之暫爾徑渡江表人似訝其所謂惡人者何也是夜忽提刑喻君涉至州州郡都不知之乃是乘便風一日行六七程徑至岍下耳喻到則遣人訪求呂不見踪跡喻乃親自密問得與一人往還至熟呼之至卽岑文秀也詰其所得云無有喻作聲色且將答之岑終言無喻不信遣熟事吏往搜其家乃於神堂壁中得所與岑長歌一首是言內事岑乃云呂實付此詩云汝今未曉異

墨莊清錄 卷一  
日當爲子詳說之喻乃云呂卽呂先生也其名亢  
圭是解拆先生二字耳亦不知其定如何也衆乃  
悟所謂惡人者指喻耳是恐其迫逼求之也

九云吾今日取君謨墨迹觀之益見其學之精勤但  
未得微意爾亦少骨力所以格弱而筆嫩也使其  
心自得者何謝唐人李建中學書宗王法亦非不  
精熟然其俗氣特甚蓋其初出於學張從申而已  
君謨少年時乃師周越中始知其非而變之所以  
恨弱然已不謂其能變之至此也吾若少年時便

學書至今必有所至所以不學者常立意若未見  
鍾王妙蹟終不妄學故不學耳比見之則已遲晚  
故悟學皆遲今但恐手中少力耳若手中不乏力  
不甚衰疲更二十耳決至熟妙處此須常精勤乃  
可若不極精勤亦不能至也凡學者可以不自勉  
乎元祐六年十一月五日西齋東窻大滌翁書時  
卜至後一日也

重和戊戌歲平江有盤門外大和宮相近耕夫數人  
穴一塚初入隧道甚深其中極寬如厦屋然復有

數門扃鏽不可開耕者得古器物及鴈足鐙之類以爲銅也欲貸之熟視之乃金因分爭至官時應安道逢原爲都守盡令追索元物到官乃遣郡官數人往閉其穴觀者如堵其中四壁皆繪畫嬪御之屬丹青如新畫手殊竒妙有一祕色香爐其中灰炭尚存焉諸卒爭取破之塚之頂皆畫天文玄象此特初入之室未見棺柩意其在重室內也又得數器而出乃掩之後考圖經云吳孫破虜堅之墓也然考之吳志堅薨葬曲阿未詳此果何人也

宋次道春明錄退朝錄云王侍郎子融言天聖中歸其鄉里青州時滕給事涉爲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其家尚餘數幅政和丙申歲先君爲真州教官時朝廷頒雅樂下方州儀真學中建大學庫屋積新瓦於地一夕霜後皆成花紋極有奇巧者折枝桃李牡丹海棠寒蘆水藻種種可玩如善畫者所作詹度安世爲太守諷學中圖繪以瑞爲言欲諛於朝先君不從乃已

俞紫芝秀老荆公客也能詩公極善之嘗有詠草一



篇云滿目芊芊野渡頭不知若個解忘憂細隨綠  
水侵離館遠帶斜陽過別洲金谷園中荒映月石  
頭城下碧連秋行人悵望王孫去買斷金釵十二  
愁爲人所稱賞

世畫骨觀作美人而頭顱白骨者 德操題其上云  
白骨纖纖巧畫眉髑髏楚楚被羅衣手持紈扇空  
相對笑殺傍觀自不知

元祐以後宗室以詞章知名者如士暎士宇叔益令  
時鏞之皆有篇釋聞於時然近屬環衛中能翰墨

尤多如嗣濮王仲御喜作長短句嘗見十許篇於  
王之孫 皆可儷作者不能盡載如上元扈蹕  
作瑤臺第一層云嶰管聲催人報道嫦娥步月來  
鳳燈鸞炬寒輕簾箔光泛樓臺萬里正春未老更  
旁鄉日月蓬萊從仙杖看星河銀界錦繡天街歡  
陪千官萬騎九霄人在五雲堆赭袍光裏星毬宛  
轉花影徘徊未央宮漏永散異香龍闕崔嵬翠輿  
回奏仙韶歌吹寶殿樽壘每使人歌此曲則太平  
熙熙之象恍然在夢寐間也

楊緯字文叔濟州任城人以明經中第累任州縣皆有能稱後爲廣州觀察推官元祐二年正月以疾卒於官道遠喪未還鄉其姪珣一日晡時恍然如醉夢中見其叔騎從甚都來其家珣亟拜之旣坐言語如平時珣問叔今代滿耶曰我今爲忠孝節義司判官矣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其職甚高而閑逸故來別汝也人但見洵若與人言語時且拜也至夜洵乃省久而方言曰適廣州叔來其言如是衆方悲駭知緯死矣洵曰叔臨去有紫衣吏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可卽臺立祠以祀之後呼工爲像一塑遂肖其容狀州縣以緯別無功績不敢聞於朝而鄉人歲時但卽其墓而祭之

宋宣獻公綬宮梅詩云閨苑春多非世境層城花早出宮欄用梁簡文帝梅花賦曰層城之宮靈苑之中梅花特早偏能識春之語也

山谷在荊州時鄰居一女子閑靜妍美綽有態度年方笄也山谷殊歎惜之其家蓋閭閻細民也未幾

嫁同里而夫亦庸俗貧下非其偶也山谷因和荆南太守馬城中玉水仙花詩有云淤泥解作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蓋有感而作後數年此女生二子其夫鬻於郡人田氏家憔悴頓挫無復故態然猶有餘妍乃以國香名之

濟州士人鄧御夫字從義隱居不仕嘗作農曆一百二十卷言耕織芻牧種蒔耘穫養生備荒之事較之齊民要術尤爲詳備濟守王子韶嘗上其書於

朝今未見傳於世嘗訪於藏書之家或有見者

王禹偁元之久爲從官而未嘗知舉有詩云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門生王岐公珪在翰苑凡十七八年三爲主文常在試闈戲書考簿後云黃州才藻舊詞臣幾歎門生未有人自笑晚遊金馬客曾來三鑲貢闈春

龍眠李亮工家藏周昉畫美人琴阮圖殊有宮禁富貴氣旁有竹馬小兒欲折檻前柳者亮工官長沙時黃魯直謫宜州過而見之歎愛彌日大書一詩

於黃素上云周昉富貴女衣飾新舊兼髻重髮根  
急薄粧無意添柔阮相與娛聽絃不停了敷腴竹馬  
郎跨馬要折柳其畫後歸禁中而詩不見於集也  
江彥章四六之工自少年卽妙崇寧三年霍端友榜  
瓊林苑宴謝頒米彥章作謝表有云使嗽潤而吮  
清得除煩而滌穢順時致養俯同豳雅之春開受  
命知榮固異衛人之夕飲又云深防履薄之危不  
昧至堅之漸子孫傳誦記御林金盃之香生死不  
忘動宮井玉壺之潔

韓子蒼與曾公衮吳思道戲作冷語子蒼云石崖蔽  
天雪塞空萬仞陰壑號悲風纖緯不御當玄冬霜  
寒墜落水谿中斲冰直侵河伯宮未若冷語清心  
胃公衮云萬山雲雪陰霾空千林霧霰水搖風凍  
河徹底連三冬嘉平曉獵峭函中十二律呂相與  
宮安得此候疏煩胃思道云

思如冬露下紫微花影

中長哦白雪明光宮衆泉湧此萬卷胃此格起於  
晉人之危語也

湯泉有處甚多大熱而氣烈乃硫黃湯也唯利州褒  
禪山相近地名平痢鎮湯泉溫溫可採而不作  
火氣云是朱砂湯也人傳昔有兩美人來浴既去  
異香郁郁累日不散李端叔過浴池上作詩云華  
清賜浴記當年偶託荒山結勝緣未必興衰異今  
昔曾經天女卸金鈿

晁說之以道作感事詩云干戈難作墻東客疾病猶  
存硯北身用避世墻東王君公事而硯北身乃漢  
上題襟集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又云  
長疏硯北天機素少又云筆下詞文硯北諸生蓋  
言几案向南人坐硯之北也

予少年在湘陽曾絃伯容云唐人能造奇語者無若  
劉夢得作連州廳壁記云環峰密林激清儲陰海  
風毆溫交戰不勝觸石轉柯化爲深涼颼城壓岡  
踞高負陽土伯噓濕抵堅而散襲山逼谷化爲鮮  
雲蓋前人未道者不獨此爾其他刻峭清麗者不  
可槩舉學爲文者不可不成誦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墨莊漫錄卷之十終